



册府元龜

卷之五百三十  
至三十二



13  
849  
176





門 1 3  
849  
176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祠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諫諍部 五百三十

規諫第七

後魏郭祚為黃門侍郎時孝文以李彪為散騎嘗侍  
祚因入見帝謂祚曰朕昨誤授一人官祚對曰陛下  
聖鏡照臨論才授職進退可否黜陟幽明品物既彰  
人倫有序豈容聖詔一行而有差異帝沈吟曰此自



應有讓因讓朕欲別授一官頃之彪有啓云伯石辭  
卿子產所惡臣欲之已久不敢辭讓帝歎謂祚曰卿  
之忠諫李彪正辭使朕遲迴不能復決不換彪官也  
李坤爲侍中時車騎南伐以坤兼左僕射留守洛陽  
車駕渡淮別詔安南大將軍元英平三州將軍劉藻  
討漢中召雍涇岐兵六千人擬戍南鄭克城則遣坤  
表諫曰秦州險阨地接羌夷自西師出後餉援連續  
加氏胡叛逆所在奔命運糧擐甲迄茲未已今復預  
差戍卒懸擬山外雖加優復恐猶驚駭脫終攻不克  
徒動民情連胡結夷事或難測輒依旨密下刺史符

軍尅鄭城然後差遣如臣愚見猶爲未足何者西道  
險阨單徑千里今欲深戍絕界之外孤據群賊之中  
敵攻不可卒援食盡不可運糧古人有言雖鞭之長  
不及馬腹南鄭於國實爲馬腹也且昔人攻伐或城  
降而不取仁君用師或撫民而遣地且王者之舉情  
在拯民夷寇所守志在吾地校之二義德有淺深患  
聲已遠何遽於一城哉且魏境所掩九州過八民八  
所臣十分而九所可求民者惟漢北之與江外耳覆  
之在近豈急急于今日宜待大開疆宇廣拔城聚多  
積資糧食足支敵然後置邦樹將爲吞并之舉今



離壽春密邇未拔堵城新野跬步弗降所尅者舍之而不取所降者撫之而旋越東道旣未可以近力守西蕃寧可以遠兵固若果欲置者臣恐終以資敵也又今建都中土地接寇壤方須大收死士平蕩江會輕遣單寡棄令陷沒恐後舉之日衆以留守致懼求其死效未易可獲推此而論不戍爲上帝從之

高閭爲中書令時出師討淮北閭表曰伏見廟筭有事淮海雖成事不說猶可思量臣以愚劣本非武用至於軍旅尤所不學直以無諱之朝敢肆狂瞽區區短見竊有所疑臣聞兵者凶器不得已而用之今天

下開泰四方無虞立宜盛世干戈妄動疑一也淮北之城凡有五處難易相兼皆須攻擊然攻守難圖力懸百倍反覆思量未見其利疑二也縱使歸心于國無用發兵遠入費損轉多若不置城是謂空爭疑三也脫不如意當延日月屯軍聚費于何不用疑四也伏願思此四疑時速返旆文明太后令曰六軍電掃有若摧朽何慮四難也後閭爲相州刺史時孝文選都洛陽閭表諫言遷有十損必不得已請遷于鄴孝文頗嫌之南齊雍州刺史曹虎據襄陽請降詔劉昶薛真度等四道南伐車駕親幸懸瓠閭表諫曰洛陽



草剗虎旣不遣質任必非誠心無宜輕舉帝不納虎果虛詐諸將皆無功而還後又上表曰臣聞爲國之道其要有五一日文德二日武功三日法度四日防固五日刑賞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荒校于命則審武功以威之民未知戰則制法度以齊之暴敵輕侵則設防固以禦之臨事制勝則明刑賞以勸之用能關國寧方征伐四尅北狄悍愚同于禽獸所長者野戰所短者攻城若以狄之所短奪其所長則雖衆不能成患雖來不能內逼又狄散居野澤隨逐水草戰則與家產並至奔則與畜牧俱迹不齎資糧

而飲食足是以古人伐北方攘其侵掠而已歷代爲邊患者良以倏忽無嘗故也六鎮勢分倍衆不闔互相圍逼難以制之昔周命南仲城彼朔方趙靈秦始長城是築漢之孝武踵其前事此四代之君皆帝王之雄傑所以同此役者非智術之不長兵衆之不足乃防狄之要事其理宜然故也易稱天險不可升地險山川丘陵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長城之謂歟今宜依故六鎮之北築長城以禦北虜雖有暫勞之勤有永逸之益如其一城惠及百世卽於要害徃徃開門造小城於其側因施却敵多置弓弩狄來有城可守



有兵可捍旣不攻城野掠無獲草盡則走終始必懲  
又宜發近州武勇四萬人及京師二萬人合六萬人  
爲武士於苑內立征北大將軍府選忠勇有志幹者  
以充其選下置官屬分爲三軍三萬人專習弓射二  
萬人專習戈楯二萬人專習騎鎗修立戰場十日一  
習採諸葛亮八陣之法爲平地禦寇之方使其解兵  
革之宜識旌旗之節兵氣精堅必堪禦寇使將有定  
兵兵有嘗主上下相信晝夜如一七月發六郡兵萬  
人各備戎作之具勅臺北諸屯倉庫隨近米俱送北  
鎮至八月征北部率所領與六鎮之兵直至磧南揚

威漢北北狄若來拒之與決戰若其不來然後散分  
其地以築長城計六鎮東西不過千里若一夫一日  
之功當三步之地三百人三里三千人三十里三萬  
人三百里則千里之地強弱相兼計十萬人一月必  
就運糧一月不足爲多人懷永逸勞而無怨計築長  
城其利有五罷遊防之苦其利一也北部放牧無抄  
掠之患其利二也登城觀敵以逸待勞其利三也省  
境防之虞息無時之備其利四也歲嘗游運永得不  
遣其利五也又任將之道特須委任送之以禮恕之  
以情閭外之事有利輒決赦其小過安其大功足以



兵力資其給用君臣相體若身之使臂然後忠勇可立制度可果是以忠臣盡其心征將竭其力雖三敗而踰榮雖三背而彌寵詔曰覽表具卿安邊之策此當與卿面論後又上表曰奉癸未詔書以春秋少雨饑饉之方臻愍黎元之傷瘁同禹湯罪已之誠齊堯舜引咎之德慮災致懼詢及卿士令各上書極陳損益深恩被于蒼生厚惠流于后土伏惟陛下天啓聖姿利見纂極欽若昊天光格宇宙太皇太后以睿哲贊世稽合三才高明柔克道被無外七政昭宣于上九功咸序于下君人之量逾高謙光之旨彌篤修復

祭儀宗廟所以致敬飭正器服禮樂所以宣和增儒官以重文德簡勇士以昭武功慮獄訟之未息定刑書以理之懼蒸民之姦軌置隣黨以穆之究庶官之勤劇班俸祿以優之知勞逸之難均分民土以齊之甄忠明孝矜貧恤獨開納讜言抑絕讒佞明訓以體率土移風雖未勝殘去殺成無爲之化足以仰答三靈者矣臣聞皇天無私降鑒在下休咎之徵咸由人召故帝道昌則九疇敘君德衰而彛倫斃休瑞並應享以五福則康於其邦咎徵屢臻罰以六極則害於其國斯乃洪範之實徵神祇之明驗及其厄運所纏



世鍾陽九數乖於天理事違於人謀時財有之矣故堯湯逢歷年之災周漢遭水旱之患然立功修行終能弭息今孝治則有如此之風計運未有如彼之害而陛下愍慙引過事邁前王徙星淋雨之徵指辰可必消災滅禍之符灼然自見雖王畿之內頗爲少雨關外諸方禾稼仍茂苟動之以理緩之以和一歲不收未爲大損但豫備下虞古之善政安不忘危有國嘗典竊以北鎮新徙家業未就思親念本人有愁心一朝有事難以禦敵可寬其往來頗使欣慰開雲中平城之倉以賑恤之足以感德致力邊境矣明察畿

甸之民饑甚者出靈丘下館之粟以救其乏以安慰孤寡樂業保土使幽定安并四州之租隨運以益其處開關弛禁薄賦賤糶以消其費道路資其東西隨豐迎食貧富相贍可以免度凶年不爲患苦又聞嘗士困則濫竊生匹婦餒則慈心薄凶儉之年民輕違犯可緩其使役急其禁令宜於未然之前申勅外牧又一夫幽在王道爲虧京師之獄或恐未然可集見囚於都曹使明折庶獄者加究察輕者卽可決遣重者定狀以聞罷非急之務放無用之獸此乃救凶之嘗法且以見憂於百姓論曰不患貧而患不安苟安



而樂生雖遭凶年何傷於民庶也愚臣所見如此而已詔曰省表聞之當勅有司依此施行出爲鎮南將軍相州刺史孝文攻鍾離未尅將於淮南修故城而置鎮戍以撫新附之民賜間璽書具論其狀間表曰南土亂亡僭主屢易陛下命將親征威陵江左望風慕化尅拔數城施恩布德攜民襁負可謂澤流邊方威惠普著矣然無非大舉興發後時本爲邇降戎率實少兵稱十則圍之倍則攻之所率旣寡東西懸澗難以並稱伏承欲留戍淮南招撫新附昔世祖以迴山倒海之威步騎數十萬南臨瓜步諸郡盡降而行

貽小人攻而弗尅班師之日兵不戍一郡士不關一壘夫豈無人以大鎮未平不可守小故也堰水先塞其源伐木必拔其根源不塞根不拔雖翦枝竭流終不可絕矣壽陽盱眙淮陰淮南之本源也三鎮不尅其一而留兵守郡不可自令明矣旣逼敵之大鎮隔深淮之險少置兵不以自固多留衆運糧難可克又欲修渠通漕路必繇于泗口沂淮而上須經角城淮陰大業舟船素蓄敵因先積之資以拒始行之路若元戎旋旆兵士挫怯夏雨水長救援實難忠勇雖奮事不可濟淮陰東接山陽南通江表兼近江都海西



之資西有盱眙壽陽之鎮且安士樂本人之嘗情若  
必留戍軍還之後恐爲敵擒何者鎮戍新立懸在異  
境以勞禦逸以新擊舊而能自固者未之有也昔彭  
城之役旣尅其城戍鎮已定而思叛外向者猶過數  
萬角城葦爾處在淮北去淮陽十八里五固之役攻  
圍歷時卒不能克以今比昔事兼數倍今以向熱水  
流方降兵刃旣交雖以恩恤降附之民及諸守令亦  
可徙置淮北如其不然進兵臨淮速渡士卒班師還  
京踵太武之成規營皇居于伊洛蓄力以待敵讐布  
德以懷遠人使中國清穆化被遐裔淮南之鎮自效

可期天安之捷指辰不遠車駕還幸石濟間朝於行  
宮孝文謂閭曰朕往年之意不欲決征但兵士已集  
恐爲幽王之災不容中止發洛之日正欲至于懸瓠  
以觀形勢然機不可失遂至淮南而彼諸將並列州  
鎮至元所獲定繇晚一月日故也閭對曰人皆其所  
事而非其所不事猶犬之吠非其主且古者攻戰之  
法倍則攻之十則圍之聖駕親戎誠應大捷所以無  
大獲者良繇兵少故也且徙都天下之大事今京邑  
甫爾庶事造創臣聞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臣願  
陛下當從容伊瀍優游京洛使德被四海中國輯寧



然後向化之徒自然樂附高祖曰願從容伊瀍實亦不少但未獲耳間曰司馬相如臨終恨不見封禪今雖江介不賓小賊未殄然中州之地畧亦盡平豈可於聖明之辰而闕盛禮齊桓公霸諸侯猶欲封禪而况萬乘高祖曰此桓公屈於管仲荆楊未一豈得如卿言也間曰漢之名臣皆不以江南爲中國且三代之境亦不能遠高祖曰淮海惟揚州荆及衡陽惟荆州此非近中國乎

朱延雋爲中書侍郎宣武專心釋典不事墳籍延雋上疏諫曰臣聞有堯文思欽明稽古嫺舜體道墳典作聖漢光神叡軍中讀書魏武英規馬上翫籍先帝天縱多能克文克武營遷講代手不釋卷良以經史義深補益處廣雖則劬勞不可暫輟斯乃前王之美實後王之冰鏡善足以遵惡足以誡也陛下道悟自深淵鑒獨得昇法坐於宸闈釋覺善於日宇凡在聽矚塵蔽俱開然五經治世之範六籍軌俗之本蓋以訓物有漸應時匪妙必須先粗後精乘近卽遠伏願經書玄覽孔釋兼存則內外俱固真俗斯暢

韓麒麟爲齊州刺史麒麟以新附之人未階臺官士人沉抑乃表曰齊士自屬僞方歷載久遠舊州府寮



動有數百里自皇威開被并職從省守寄闕任不聽  
士人監督竊惟新人未階朝官州郡局任甚少沉塞  
者多願言冠冕輕爲去就愚謂守宰有闕宜推用豪  
望增置官員廣延賢喆則華族蒙榮良才獲敘懷德  
安上庶或在茲朝議從之大和十一年京南大饑麒  
麟表陳時務曰古先哲王經國立治積儲大稔謂之  
太平故躬籍千畝以勵百姓用能衣食滋茂禮教興  
行逮于中代亦崇斯業刈粟者與斬敵同爵力田者  
與孝弟均賞寔百王之常軌爲治之所先今京師民  
庶不田者多游食之口三分居二蓋一夫不耕或受

其饑况於今者動以萬計故頃年山東遭水而民有  
餓終今秋京都遇害穀價踴貴實由農人不勸素無  
儲積故也惟陛下天縱欽明道高三五味且憂勤思  
恤民弊雖帝虞一日萬幾周文曷不暇食蔑以爲喻  
上垂覆載之澤下有凍餒之人皆由有司不爲明制  
長吏不恤其本自承平日久豐穰積年競相矜夸遂  
成侈俗車服第宅奢僭無限喪葬婚娶爲費實多富  
貴之家童妾袷服工商之族玉食錦衣而農夫餽糴  
糠蠶婦乏短褐故令耕者日少田有荒蕪穀帛罄於  
府庫寶貨盈於市里衣食匱於室麗服溢於露饑寒



之本實在於斯愚謂凡珍異之物皆宜禁斷吉凶之禮備爲格式令貴賤有別民歸樸素制天下男女計口受田宰司四時巡行臺史歲一案檢勤相勸課嚴加賞罰數年之中必有盈贍雖遇災凶免于流亡矣往年校比戶貫租賦輕少臣所統齊州租粟僅可給俸畧無入倉雖與民爲利而不可久長脫有戎役或遭天災恐供給之方無所取濟可減絹布增益穀租年豐多積歲儉出賑所謂私民之穀宿積則民無荒年矣

甄琛爲河南尹琛表曰詩稱京邑翼翼四方是則者京邑是四方之本安危所在不可不清是以國家居代患多盜竊世祖太武皇帝親自憤發廣置主司里宰皆以下代令長及五等散男有經畧者乃得爲之又多置吏士爲其羽翼崇而重之始得禁止今遷都以來天下轉廣四方赴會事過代都五方雜沓難可備簡寇盜公行却害不絕此由諸方混雜釐比不精主司闇弱不堪檢察故也凡使人攻堅木者必爲之擇良器今河南郡是陛下天山之堅木槃根錯節亂植其中六部禮尉卽攻堅之利器非真剛精銳無以治之今擇尹旣非南金里尉鉉刀而割欲望清肅都



邑不可得也理正乃流外四品職輕任碎多是不才人懷苟且不能督察故使盜得容姦百賦失理鄉邊外小縣所領不過百戶而令長皆以將軍居之京邑諸坊大者或千戶或五百戶其中皆王公卿尹貴勢姻戚豪猾僕隸陰養姦徒高明遂宇不可干問又有州郡俠客陰結貴游附黨連群陰爲布劫比之邊縣難易不同今難彼易此實爲未愜王者立法隨時從宜改弦易調明主所急先朝立品不必卽是施而觀之不便則改今閑官靜任猶聽長兼况煩劇要務不得簡能下領請取武官中人品將軍已下幹用貞齊

者以本官俸恤領里尉之任各食其祿高者領六部尉中者領經途尉下者領里正不爾請少高里尉之品選下品中應選之者進而爲之督責有所輦轂可清詔曰里正可進至勳品經途從九品六部尉正九品請職中簡取何必須武人也琛又奏以羽林爲游軍於諸坊巷司察盜賊於是京邑清靜至今踵焉游肇爲侍中將軍高肇伐蜀肇諫曰臣聞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兵者凶器不得已而用之當今治雖太平論征未可何者山東關右殘傷水復頻年水旱百姓空虚宜在安靜不宜勞役然徃若開拓皆因



城主歸款故有征無戰今之向化者惟假官號真偽難分或有怨於彼不可全信且蜀地險隘稱之自古鎮戍晏然更無異趨豈得虛承浮說而動大軍舉不愼始悔將何及討蜀之畧願俟後圖宣武不納又肇爲黃門侍郎時盧永在胸山肇諫曰胸山叢爾遐在海濱山湖下勢民無居者於我非急於賊爲利故必致死而爭之非急故不得已而戰以不得已之衆擊必死之師恐稽延歲月所費甚多假令必得胸山徒致交爭終難全守所謂無益之口也如賊將屢以宿豫求易胸山愚臣謂此言可許胸山又悍危弊宜速

審之若必如此宿豫不征而自伏捐此無用之地彼舊有之疆兵役時解其利爲大宣武將從之尋而永敗

楊固爲治書侍御史時宣武廣詢得矣固上讜言表曰臣聞爲理不在多方在力行而已當今之務宜早正東儲立師傅以保護立官司以防衛以係蒼生之心攬權衡親宗室強榦弱枝以立萬世之計舉賢良黜不肖使野無遺才朝無素餐孜孜萬機躬親庶務使民無謗讟之響省徭役薄稅歛修學官遵舊章貴農桑賤工商絕談虛窮微之論簡桑門無用之費以



存元元之民以救饑寒之苦上合昊天之心下悅億兆之望然後備器械修甲兵習水戰滅吳會檄封禪之禮襲軒唐之軌同彼七十二君之徽號協問鼎嵩河之心副高祖殷勤之志上與三皇比隆下與武帝齊美豈不茂哉臣位卑識昧言不及義屬聖明庶訪敢獻瞽言伏願陛下留神少垂寃察當今之世封回爲都官尚書靈太后臨朝詔百官問得失群臣不敢言回對曰昔孔丘爲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魯國肅然欺巧自息姬旦行戮不避兄弟周道用隆徐偃專行仁義其國乃滅自古及今未有不勵威刑而

能治者頃來頗出長吏寬大侵剝百姓盜賊群起請肅刑書以懲未犯太后意納之而不能用下路思令爲尚書右侍郎時天下多事思令乃上疏曰臣聞國之大事惟祀與戎戎之有功在於將帥三代不必別民取治不等五霸不必異兵各能克定至于湯武之賢猶須伊望之佐堯舜之聖尚有禹稷之輔得其人也六合唾掌可清失其人也三河方爲戰地何者動之甚易靖之甚難竊以比年以來將帥多是寵貴子孫軍愷統領亦皆效義託附貴戚子弟未經戎役至于御杯躍馬志逸氣浮軒眉攘腕便以攻戰



自許及臨大敵怖懼交懷雄圖銳氣一朝頓盡及令  
羸弱在前以當銳強壯居後以安身兼復器械不精  
進止不集任牟質之將驅不練之兵當負險之衆敵  
數戰之虜欲令不敗豈有得哉是以兵知必敗始集  
而先避將又怖敵遷延而不進國家便謂官號未滿  
重爵屢加復疑賞賚之輕金帛日賜帑藏空虛民財  
殫盡致使賊徒更增膽氣益盛生民損耗荼毒無聊  
主歎臣哀何心寢食臣雖位微竊不遑舍臣聞孝行  
出于忠貞節義率多果決德可感義夫恩可勸死士  
今若捨上所輕求下所重黜陟幽明刑賞善惡蒐徒

簡卒練兵習武甲密弩強弓調矢勁謀夫旣設辯士  
先陳曉以安危示其禍福如其不悛以我義順之師  
討彼叛逆之豎豈異礪肅斧而伐朝菌鼓洪爐而燎  
毛髮雖愚者知其不旋踵矣敢以愚短昧死陳誠  
王椿爲瀛州刺史時有風雹之變詔書廣訪讜言椿  
乃上疏曰伏奉詔書以風雹厲威上動天聽訪讜辭  
於百辟詢輿誦於四海宸衷懇切備在絲綸祗承兢  
感心焉靡屑伏惟陛下啓籙應期敷育萬物承綴疏  
之難運纂織絲之危緒忘殫目是求衣未明俾上帝  
下臨愍茲荼蓼永擠溝壑而滄浪降戾作害中秋上



帝照臨義不虛變竊惟風者爲號令皇天所以示威  
電者氣激陰陽有所交爭殆行令殊節殊急失中之  
所致也昔澍雨千里寔緣敬祀之誠災星三舍寧非  
善言之力譴不空發徵豈謬應誰謂蓋高實符人事  
伏願陛下留心曲覽垂神遠察禮賢登士慎舉審官  
擢滯申寃振窮省役使夫丘樊林藪之彥畢居朝右  
儀表丹青之位未或虛加圓土絕五毒之民揆日息  
千門之費巖巖廊署無不過之士忪忪惇獨荷酒帛  
之恩則物見昭蘇人知休泰徐奏薰風之曲無論鴻  
雁之歌豈不天人幸甚鬼神咸祐

李瑒字踞羅爲高陽王主簿于時民多絕戶爲沙門  
瑒上言禮以教世法導將來迹用旣殊區流以別故  
三千之罪莫大于不孝不孝之大無過於絕祀然則  
絕祀之罪重莫甚焉定能輕縱背禮之情而肆其向  
法之意也正使佛道亦不應然假令聽然猶須裁之  
以禮一身親老棄家絕養旣非人理尤乖禮情滅大  
倫且關王質交缺當世之禮而求將來之益孔子云  
未知生焉知死斯言之至亦爲備矣安有棄堂堂之  
政而從鬼教乎夫君子無故不游天地屬心百神佇  
望故宜敦崇將禮咸秩無文而告朔朝廟不親于明



堂嘗禘郊社多委於有司觀射游苑躍馬騁車危而非典豈清蹕之意殖不思之業損巨費於生民滅祿削力近供無事之僧崇飾雲殿遠邀未然之報昧爽之臣稽首於外玄寂之衆遨遊於內愆禮忤時人靈未穆愚謂從朝夕之因未祗劫之果未若先萬國之忻心以事其親使天下和平災害不生者也伏願宸慎威儀萬邦作式躬致郊廟之禮親紆朔望之虔釋典成均竭力千畝明發不昧潔誠禋祿孝悌可以通神明德教可以光四海則一人有喜兆民賴之然後精進三寶信心如來道緣化深故諸漏可盡法隨禮

積故彼岸可登量徹僧寺不急之華還復百官久折之秩已興之構務從簡約將來之造權令停息仍舊亦可何必改作况今南服未靜衆役乃煩百姓之情多方避役若復聽之恐捐棄慈孝比屋而是沙門矣臣學不經遠言多猛浪忝職其憂不敢默爾都統僧暹等忿揚鬼教之言以揚爲謗毀佛法泣訴靈太后責之場白理曰竊欲清明佛法使道俗兼通非敢排棄真學妄爲訾毀且鬼神之名皆通靈達稱自百代正典敘三皇五帝皆爲鬼天地曰神祇人死曰鬼易曰知鬼神之情狀周公自美亦曰能事鬼神禮曰明



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是以明者爲堂堂幽者爲鬼  
教佛非天非地本出于人應世導俗其道幽隱名之  
爲鬼愚謂非謗且心無不善以佛道爲教者正可達  
衆妙之門耳靈太后雖知瑒言爲允然不免暹等之  
意猶罰瑒金一兩

張普惠爲諫議大夫以天下民調幅度長廣尚書計  
奏復徵綿麻之調遵先皇之軌夙宵惟度忻戰交集  
何者聞復高祖舊典所以忻惟新但可復而不復所  
以戰違法抑惟高祖廢大斗去長尺改重秤所以愛  
萬姓從薄賦知軍國須綿麻之用故云幅度之間億

兆應有綿麻之利故緇上稅綿八兩布上稅麻十五  
斤萬姓得廢大斗去長尺改重秤荷薄賦之饒不適  
於綿麻而已故歌舞以供其賦奔走以役其勤天子  
信于上億兆樂于下故易曰悅而使民民志其勞此  
之謂也自茲以降漸漸長濶百姓嗟怨聞于朝野伏  
惟皇太后臨朝之前陛下居諒闇之日宰輔不尋其  
本知天下之怨綿麻不察其幅廣度長秤重斗大革  
其所弊存其所存而特放綿麻之調以悅天下者也  
尚書旣知國少綿麻不惟法度之幅易言民之可畏  
便欲去天下之大信棄已行之成誥追前之非逐後



之失奏求還復綿麻以克國用不思庫中大布綿麻而群臣共竊之愚臣以爲於理未盡何者今宮人請調度造衣服必度寸秤量絹布匹有尺丈之盈猶不計其廣絲綿斤兼百銖之剩夫無益之貨勿重于時虧德之器勿陳于側則民知德矣臣又聞之爲治之要在於選舉若差之毫釐則有千里之失後來居上則致積薪之譏是以古之善爲治者買魚以次任必以能爵人於朝不以私愛簡才以授其官量能以任其用官得其才用當其器六轡旣調坐致千里虞舜選衆不仁者遠則庶事康哉民知其化矣帝覽而嘉

之時史官尅日蝕預罷朝普惠以逆廢非禮上疏陳之又表論時政得失一曰審法度平斛尺租調務輕賦役務省二曰聽輿言察怨訟三曰進忠謇退不肖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四曰興滅國繼絕世勲親之胃所宜收敘正光中詔遣楊鈞送蠕蠕王阿那環還國普惠謂遣之將貽後患上疏曰臣聞乾元以利貞爲大非義則不動皇王以博施爲功非類則不從故能遂萬物而化天下者也伏惟陛下聰哲欽明道光虞舜八表宅心九服清晏蠕蠕構害於朔垂妖師扇亂於江外此乃封豕長蛇不識王度天將悔其罪所以



奉皇魏故荼毒之辛苦之令知至道之可樂也宜安民以悅其志恭已以懷其心而先自勞擾艱難下民興師郊甸之內遠投荒塞之外救累世之勅敵可謂無名之師諺曰惟亂門之無過愚情未見其可當是邊將窺竊一時之功不思兵爲凶器不得已而用之者也夫白登之役漢祖親困之樊噲欲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季布以爲不可請斬之千古以爲美况今旱酷異常聖慈降膳乃以萬五千人使楊鈞爲將而欲定蠕蠕忤時而動其可濟乎阿郡環投命皇朝撫乏可也豈容困疲我兆民以資天喪之虜昔莊公納

子糾以致乾時之敗魯僖小邾國而有懸冑之舉今蠕蠕喪亂後主旣立雖云喪亡姦虞難抑脫有井陘之慮楊鈞之肉其可食乎高車蠕蠕連兵積年饑饉相仍須其自斃小亡大傷然後一舉而弁之此卞莊之高畧所以獲兩虎不可不圖之今土山告難簡書相續蓋亦無能爲也正與今舉相會天其或者欲以告戒人不欲使南北兩疆並興大衆脫狂狡構問于其間而復事連中國何以寧之今宰輔專欲好小名不圖安危大計此微臣所以寒心者也郡環之不還負何信義此機之際北師宜停臣言不及義文書所



經過不敢不盡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二虜自滅之形可以爲殷鑒伏願輯和萬國以靜四境混一之期坐而致矣臣愚昧多違必無可採匹夫之智願以呈獻表奏詔荅曰夫窮鳥歸人尚或興惻况郡環嬰禍流離遠來依庇在情在國何容弗矜且納亡興喪有國大義皇魏堂堂寧廢斯德後主亂亡似當非謬此送彼迎想無拒戰國宜表朝竿已深決卿深誠厚慮朕用嘉哉但此段機畧不獲相從脫後不逮勿憚正

言

樂運爲萬年縣丞高祖嘗幸同州召運赴行在既至

高祖謂運曰卿來日見太子否運曰臣來日奉辭高祖曰卿言太子何如人運曰中人也時齊王憲以下並在帝側高祖顧謂憲等曰百官佞我皆云太子聰另睿智惟運獨云中人方驗運之忠直耳於是因問運中人之狀運對曰班固以齊桓公爲中人管仲相之則霸豎貂輔之則亂謂可與爲善亦可與爲惡也高祖曰我知之矣遂妙選官官以輔弼之仍超拜運京兆郡丞宣帝時數行赦宥運又上疏曰臣謹按周官曰國君之過市刑人赦此謂市者交利之所君子無故不游觀焉若游觀則當惠以悅之也尚書曰肯



災肆赦此謂過誤爲害罪雖大當緩赦之呂刑云五刑之疑有赦此謂赦疑從罰罰疑從免論語曰赦小過舉賢才謹尋經典未有罪無輕重傳天大赦之文逮茲末業不師古訓無益於治末可則之故管仲曰有赦者奔馬之委轡不赦者瘞疽之礪石又曰惠者民之仇讎法者民之父母吳漢遺言有云惟願無赦王符著論亦云赦者非盛世之所宜有大之尊豈可敷施非常之惠以肆姦宄之惡乎帝不納

北齊唐邕爲侍中從武成帝幸晉陽帝至武軍驛因醉責虞侯都督范洪將殺之邕諫以爲若非酒行戮族誅人無所怨假使有大罪因酒殺人恐招橫議洪因得免死

王紘後主時爲散騎嘗侍武平初上言突厥與宇文男來女往必當相與影響南北寇邊宜選九州中男強弩多據要險之地伏願陛下哀忠念舊愛孤恤寡矜愚嘉善舍過記功敦骨肉之情廣寬仁之路思堯舜之風慕禹湯之德克已復禮以成美化天下幸甚後周樂遜爲左光祿大夫武成元年六月以霖雨經時詔百官上封事遜陳時宜一十四條其五條切于政要其一崇治方曰竊惟今之在官者多求清身克



濟不至惠民愛物何者比來守令年期既促歲責有成益謂猛濟爲賢未甚優養此政旣成後者復然夫政之正民過急則刻薄緩則弛慢是以周失舒緩秦敗急酷民非赤子遇之宜在舒疾得衷不使勞擾頃承魏之哀政人習逋違先王朝憲備行民咸識法但可宣風改俗納民軌訓而已自非軍旅之中何用過爲迫切至于興邦致治事由德教漸以成之非在倉卒竊謂姬周盛德治興文武政穆成康自斯厥後不能無事昔申侯將奔楚子誨之曰無適小國言以政狹法峻將不汝容敬仲入齊稱曰幸若獲宥及於寬

政然關東諸州淪陷日久塗炭之後當慕息肩若不和政優優聞諸境外將何以使彼勞民就歸樂土其二省造作口項者魏都洛陽一時教盛貴勢之家各營第宅居服噐玩皆尚奢靡世逐浮競人尚澆薄使禍亂交興天下喪敗比來朝廷噐服稍華百工造作盡務奇巧臣誠恐物逐好移有損政俗如此等事頗宜禁省記言無作淫巧以蕩上心傳稱宮室崇侈民力凋弊漢景有云黃金珠玉饑不可食寒不可衣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工者也以二者爲饑寒之本源矣然國家非爲軍戎噐用時事要須



而造者皆徒費功力損用害民未如廣勸農桑以衣食爲務使國儲豐盈大功易立其三明選舉曰選曹賞錄勳貴補遺官爵必宜與衆共之有明揚之授使人得盡心如蔽白日其材有升降其功有厚薄祿秩所加無容不審卽如州郡選置猶集鄉閭况天下選曹不取物望若方州列郡自可內除外付曹銓敘者旣非機事何足可密人生處世以榮祿爲重檢身履行以纂修爲名然逢時旣難失時爲易其選置之日宜令衆心明白然後呈奏使功勤見知品物稱悅其四重戰伐曰魏祚告終天眷在德而高洋稱僭先迷

未改擁逼山東事切肘腋譬猶碁劫相持爭行先後若一行非當或成彼利誠應舍小營大先保封域不宜貪利在邊輕爲興動捷則勞兵分守敗則所損已多詩云得則不競何憚于病惟德可以庇民非恃強也夫力均勢敵則德者盛君子道長則小人道消故昔之善戰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彼行暴矣我則寬仁彼爲刻薄我必惠化使德澤傍流人思有道然後觀釁而作可以集事其五禁奢侈曰按禮人有貴賤物有差等使用者節品類有度焉后爲天下母而身服大練所以率下也季孫相三君矣家無衣



帛之妾所以厲俗也。比來富貴之家爲意稍廣，無不資裝僕隸，作車後容儀服飾華美，炫曜街衢，乃使行者輟足，路人傾蓋，論其輸力公家，未若介冑之士。然其坐受嘉賞，有逾攻戰之人；縱令不惜功費，豈不有虧清德？必其儲蓄之餘，孰與矜恤軍士？魯莊公有云：「衣食所安，不敢愛也。」詩言：「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皆所以取人力也。又陳事上，譏之徒亦應不少。當有七微天聽者，未聞是非。陛下雖念存物，議欲盡天下之情，而天下之情猶爲未盡。何者？取人愛言，貴在顯用，若納而不顯，是而不用，則言之者或寡矣。

黎季明武帝時爲外史大夫，保定三年盛營宮室，春夏大旱，詔公卿百僚極言得失。季明上書曰：「臣聞成湯遭旱，以六事自陳，宣王大甚而珪璧斯竭，豈非遠慮元元，俯哀兆庶？方今農要之月，時雨猶愆，率土之心有懷渴仰，陛下垂情萬類，子愛群生，觀禮百神，未敢豐洽者，豈誠作事不節，有違時令，舉錯失中，倘邀斯旱？春秋君舉必書，動爲典禮，水旱陰陽，莫不應行。而至孔子曰：「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可不慎乎？」春秋莊公三十一年冬不雨，五行傳以爲是歲一年而三築臺，奢侈不恤民也。僖公二十一年夏大旱，五行



傳以爲時作南門勞民興役漢惠帝二年夏大旱五年夏大旱江河少水谿澗水絕五行傳以爲先是發民十四萬六千人城長安漢武帝元狩三年夏大旱五行傳以爲是歲發天下故吏穿昆明池然則土木之功動民興役天輒應之以異典籍作誠備或可思上天譴告改之則善今若息民省役以答天譴庶靈澤時降嘉穀有成則年昇可覲子來非晚詩云民亦勞止迄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或恐極陽生陰秋多雨水年復不昇民將無覲如又荐饑爲慮更甚是時豪富之家競爲奢侈季明上書曰臣聞寬大所

以兼覆慈愛所以懷衆故天地稱其高厚者萬物得其容養焉四時著其寒暑者庶類資其忠信焉是以帝王者寬大象天地忠信則四時搖招東指天下識其春人君而德率土懷其惠伏惟陛下資乾御宇品物咸亨時乘六龍自強不息好問受規天下幸甚自古至治之君亦皆廣延博訪詢採芻蕘置鼓楸木以求其過頃者亢旱逾時人懷望歲陛下爰發明詔廣求人瘼同禹湯之罪已高宗景之守正澍雨應時年穀斯稔克已節用慕質惡華此則尚矣然而朱紫仍糴于衢路綺縠猶侈于豪家短褐未克于細民糟糠



未厭于編戶此則勸道之理有所未周故也今雖導之以德齊之以刑風俗固難於一矣昔文帝集尚書之囊以作帷惜十家之產不造露臺後官所幸衣不曳地方之今日宮室之飾不如婢隸之服然而以身率下國富刑清廟稱太宗良有以也臣聞聖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今夫魏氏衰亂之後貞信未興先尊五美齊四惡革浮華之俗抑流競之風察漢都之小藝焚雉頭之異服無益之貨勿重于時虧德之器勿陳于側則民知德矣臣又聞

盧愷爲內史下大夫武帝在雲陽宮勅諸屯簡老牛欲以享士愷進諫曰田子方贖老馬君子以爲美談何奉明勅欲以老牛享士有虧仁政帝美其言而止

册府元龜

册府元龜

諫評部

卷之五百三十一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百諫諍部

九

隋于宣敏開皇初為奉車都尉使奉撫慰巴蜀還上

疏曰臣聞磐石之宗漢室於是惟永建維城之固周

祚所以霸長昔秦皇置牧守而罷諸侯魏后暱諂邪

而疎骨肉遂宗社移於他族神器傳于異姓此事之

而疎骨肉遂宗社移於他族神器傳于異姓此事之



明甚於觀火然山川設險非親勿居且蜀土沃饒人物殷阜西通邛夔南屬荆巫周德之衰茲土遂成戎首炎政失御北地便爲禍先是以明者防于無形治者制其未亂方可慶隆萬世年逾七百伏惟陛下日角龍顏膺樂推之運參天貳地居揖讓之期億兆宅心百神受職理須樹建藩屏封植子孫繼周漢之宏圖改秦魏之覆軌抑近習之權勢崇公族之本枝但三蜀三齊各稱天險分王戚屬今正其時若使利建合宜封樹得所臣猾息其非望姦臣杜其邪謀盛業洪基同天地之長久英聲茂實齊日月之炤臨臣雖

學謝多聞然情深體國輒申管見戰慄惟深帝省表嘉之謂高頴曰子氏世有人焉竟納其言遣蜀王秀鎮於蜀而不思禍胎此亦何可驚也  
何妥爲通直散騎嘗侍納言蘇威兼領五職高祖甚親重之妥奏威不可信任又以掌天文律度皆不稱職妥又上八事以諫今所載者四事而已其一事曰臣聞知人則哲惟帝難之孔子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由此言之政之治亂必慎所舉故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察今之舉人良異於此無論諂直莫擇賢愚志欲崇高則起家喉舌之



任意須屈抑必白首郎署之官人之不服實由於此  
臣聞爵人於朝與衆共之刑人于市與衆棄之伏見  
留心獄訟愛人如子每應決獄無不詢訪群公刑之  
不濫君之明也刑既如此爵亦宜然若有懋功簡在  
帝心者便可擢用自斯以降若選重官必須參以衆  
議勿信一人之舉則上不偏私下無怨望其二事曰  
孔子云定察阿黨則罪無掩蔽又曰君子周而不比  
小人比而不周所謂比者卽阿黨也謂心之所愛既  
比光華榮顯猶加提挈心之所惡既已沉滯屈辱薄  
言必怒提挈既成必相掩蔽則欺上之心生矣屈辱

既加必有怨恨則謗讟之言出矣伏願廣加邀訪勿  
使朋黨路開威恩自任有國之患莫大於此其三事  
曰臣聞舜舉十六族謂八元八凱也計其賢明理優  
今日猶復擇才授任不相侵濫故得四門雍穆庶績  
咸熙今官員極多用人甚少有一人身上乃兼數職  
爲是國無人也爲是不善也今萬乘大國髦彥不  
少縱有明哲無由自達東方朔言曰尊之則爲將卑  
之則爲虜斯言信矣今當官之人不度德量力既無  
呂望傳說之能自負傅巖滋水之氣不慮憂深責重  
惟畏總領不多安斯寵任輕彼權軸好致顛蹶蓋此



之由也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臣聞窮力舉重不能爲用伏願更往賢良分才叅掌使各行有餘力則庶事康哉其四事曰臣聞禮云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者殺孔子曰仍舊貫何必改作伏見比年以來改作者多矣至如范威漏刻十載不成趙翅尺秤七年方決公孫濟迂誕醫方費逾巨萬徐道慶廻互子午糜耗飲食嘗明破律多歷歲時王渥亂名曾無紀極張山居未知星位前已踪藉太嘗曹魏祖不識北辰今復麟轢太史莫不用其短見使自誇毗邀射名譽厚相誣罔請今日

已後有如此者若其言不驗必加重罰庶令有所畏忌不敢輕奏狂簡時蘇威權兼數司先嘗隱武功故妄言自負傳巖滋水之氣以此激上書奏威大銜之柳或爲治書侍御史見高祖勤於聽受百僚奏請多有煩碎因上疏諫曰臣聞自古聖帝莫過唐虞象地則天布政施化不爲叢脞是謂欽明語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故知人君出令誠在煩數是以舜任五臣堯咨四岳設官分職各有司存垂拱無爲天下以治所謂勞於求賢逸於任使又云天子穆穆諸侯皇皇此言君臣體裁有別比見四海一家萬機務廣事無



大小咸關聖聽留心治道無憚疲勞亦由群官懼罪不能自決取判天旨聞奏過多至營造細小之事出給纖微之物一日之內酬答百司至乃日肝忘食夜中未寢動以文簿憂勞聖躬伏願思臣至言少減煩務以怡神爲意以養性爲懷思武王安樂之義念文王憂勤之理若其經國大事非臣下裁斷者伏願詳決自餘細務責成所司則聖體盡無疆之壽臣下蒙覆育之賜也高祖覽而嘉之

楊尚希爲上儀同高祖每旦臨朝日昃不倦尚希諫曰周文王以憂勤事損壽武王以安樂延年願陛下舉大綱責成宰輔繁碎之務非人王所宜親也帝歡

然曰公愛我

張羨仕後周爲司城中大夫以年老致政高祖遷都龍首羨上表勸以儉約上優詔答之

裴肅仁壽中爲貝州長史見皇太子勇蜀王秀左僕射高頴俱廢黜遣使上書曰臣聞事君之道有犯無隱愚情所懷敢不聞奏竊見高頴以天挺良才元勳佐命陛下光寵亦已優隆但鬼瞰高明世疵俊異側目求其長短者豈可勝道哉願陛下錄其大功忘其小過臣又聞之古先聖帝教而不誅陛下至慈度越



前聖二庶人得罪已久寧無革心願陛下弘君父之  
慈顧天性之義各封小國觀其所爲若能遷善漸更  
增益如或不悛貶削非晚今者自新之路永絕愧悔  
之心莫見豈不哀哉書奏帝謂楊素曰裴肅憂我家  
事此亦至誠也

蘇威爲民部尚書兼納言文帝嘗與文獻皇后對觴  
召威及高頴楊素廣平王雄四人謂曰太史言朕祚  
運盡於三年朕憂懣故舉此酒耳今欲營南山險處  
與公等固之以觀時變將如何威進口周文修德旋  
地動之災宋景一言星退三舍願陛下恢崇德度享

天之休若棄德恃險同舟之人誰非敵國縱育山之  
阻安足固哉帝善其言屬之以酒又從煬帝征遼東  
頴右禦衛大將軍楊玄感之反也帝引威帳中懼見  
於色謂威曰此小兒聰明得不爲患乎威曰夫識是  
非審成敗者乃所謂聰明玄感麓踈非聰明者必無  
所慮但恐寔成亂階耳威見勞役不息百姓思亂微  
以此諷帝竟不悟後從幸鴈門爲突厥所圍朝廷危  
憚帝欲輕騎潰圍而出威諫曰城守則我有餘力輕  
騎則彼之所長陛下萬乘之主何宜輕脫帝乃止突  
厥俄亦解圍而去車駕至太原威言於帝曰今者盜



賊不止士馬疲敝願陛下還京師深根固本爲社稷之計帝初然之竟用宇文述等議遂往東都時天下大亂威知帝不可改意甚患之屬帝問侍臣盜賊事宇文述曰盜賊信少不足爲虞威不能詭對以身隱於殿柱帝呼威而問之威對曰臣非職司不知多少但患其漸近帝曰何謂也威曰他日賊據長白山今者近在滎陽汜水帝不悅而罷尋屬五月五日百僚上遺多以珍翫威獻尚書一部微以諷帝帝彌不平唐孫伏伽爲萬年縣法曹武德元年初以三事上諫其一曰臣聞天子有諍臣雖無道不失於天下父有

諍子雖無道不陷於不義故曰子不可以不諍於父臣不可以不諍於君以此言之臣之事君猶子之事父故也隋後主所以失天下者何也止爲不聞其過當時非無直言之士由君不受諫自謂德盛唐堯功高夏禹窮侈其愆以恣其心天下之士肝腦塗地戶口臧耗盜賊日滋而不覺知者皆由朝臣不敢告之也向使修嚴公之法開直言之路選賢任能賞罰得中人人樂業誰能搖動者乎所以前朝好爲變更不師古訓者止爲天誘其咎將以開今聖唐也陛下龍舉晉陽天下響應計不旋踵大位遂隆陛下勿以唐



得天下之易不知隋失之不難也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天下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旣爲竹帛所拘何可恣情不慎凡蒐狩須順四時旣代天理安得非時妄動陛下二十日龍飛二十一日有獻鷄鶡者此乃前朝之弊風少年之事務何忽今日行之又聞相國參軍事盧牟子獻琵琶長安縣丞張安道獻弓箭頰蒙賞勞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陛下必有所欲何求而不得陛下所少者豈此物哉願陛下察臣愚心則天下幸甚其二曰百戲散樂本非正聲有嗜之末大見崇用此謂淫風不可不

改近者太嘗官司於人間借婦女裙襦五百餘具以充散妓之服云擬五月五日於玄武門遊戲臣竊思審實損皇猷亦非貽厥孫謀爲後代法也故書云無以小怨爲無傷而弗去恐從小至於大故也論語云放鄭聲遠佞人又云樂則韶舞以此言之散妓定非功成之樂也如臣愚見請竝廢之則天下不勝幸甚其三曰臣聞性相近而習相遠以其所好相染也故書云與治同道罔弗興與亂同事罔弗亡以此言之興亂斯在所與皇太子及諸王等左右群僚不可不擇而任之也如臣愚見但是無義之人乃先來無賴



家門不能鬯睦及好奢華馳獵馭射專作慢遊狗馬  
聲色歌舞之人不得使親而近之也此等止可悅耳  
目備驅馳至於拾遺補闕決不能爲也臣歷窺徃古  
下觀近代至於子孫不孝兄弟離間莫不爲左右之  
亂也願陛下妙選賢才以爲皇太子僚友如此卽克  
隆磐石永固維城矣高祖覽之大悅以爲治書侍御  
史及平王世克竇建德大赦天下旣而責其黨與竝  
令配遷伏伽上表諫曰臣聞王言無戲自古格言去  
食存信傳諸舊典故書云爾無不信朕不食言又論  
語云一言出口駟不及舌以此而論言之出口不可

不慎伏惟陛下光臨區宇覆育群生率土之濱誰非  
臣妾絲綸一發取信萬方使聞之者不疑見之者不  
惑陛下今月二日發雲雨之制光被黔黎無所間然  
公私蒙賴旣云嘗赦不免皆赦除之此非直赦其有  
罪亦與天下斷當許其更新以此言之但是赦後卽  
無事因何王世克及建德部下赦後始欲遷之此是  
陛下自違本心遣下人若爲取則若欲子細推尋逆  
城之內人誰無罪故書云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若論  
渠魁克等爲首渠魁尚免脅從何辜且古人云蹠狗  
吠堯吠非其主在東都城內及建德部下及有與陛



下積小故舊編髮友朋猶尚有人敗後始至者此等  
豈忘陛下皆云被擁故也以此言之自外踈者竊謂  
無罪又書云非知之艱行之惟艱上古以來何代無  
君所以只稱堯舜之善者何也直由爲天子者實難  
善名難得故也往者天下未平威權須應機而作今  
四方既定設法須與人共之但法者陛下自作之還  
須守之使天下百姓信而畏之今自爲無信欲遣兆  
人若何信畏故書云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  
王道平平賞罰之行達乎貴賤聖人制法無限親踈  
如臣愚見世克建德下僞官經赦合免責情欲遷配  
者請竝放之則天下幸甚又上表請置諫官高祖皆  
納焉

孔穎達爲給事中太宗初卽位留心庶政穎達數進  
忠言益見親待太宗嘗問曰論語云以能問於不能  
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何謂也穎達對曰聖人  
設教欲人謙光已雖有能不自矜大仍就不能之人  
求訪能事已之才藝雖多猶以爲少仍就寡少之人  
更求所益已之雖有其狀若無已之雖實其容若虛  
非惟匹庶帝王之德亦當如此夫帝王內蘊神明外  
須玄默使深不可測度不可知易稱以蒙養正以明



夷蒞衆若其位居尊極炫曜聰明以才凌人飾非拒諫則上下情隔君臣道乖自古滅亡莫不由此也太宗深善其對

李大亮爲涼州都督以惠政聞太宗謂侍臣曰大亮可謂忠直矣朕遣使至其所見有雀鷹諷令獻朕大亮因密表責朕云陛下久絕田獵而使者求鷹若是陛下之意深乖昔旨如其自擅使罪其人朕覽表嘉歎不能自己已有臣若是朕復何憂於是賜之金壺以彰忠謹

戴胄爲民部尚書太宗將修雒陽胄諫曰關中河外

近置軍圍富室強丁竝從戎旅重以九城作使餘丁向盡去京二千里內先配司農將作假有遺餘勢何足紀亂離俯爾戶口單苦一人就役舉家便廢入軍者督其戎仗從役者責其餼糧盡室經營多不能濟以臣愚見恐致怨嗟今丁役旣盡賦調不入費用不止帑藏甚虛且雒陽宮殿足蔽風雨數年功畢亦謂非晚若頓修營恐傷勞擾上嘉之因謂其侍臣曰戴胄於我非骨肉之親但以忠直勵行情深體國事有機要無不以聞

張玄素爲給事中太宗發卒修雒陽宮玄素諫曰陛



下承百王之末屬凋弊之餘必欲節之以禮制陛下宜以身爲先東都未有幸期卽令補葺豈疲人之所望也陛下初平東都之始層樓廣殿皆令徹毀天下翕然同心欣仰豈有初則惡其侈靡今乃襲其雕麗臣每承德音未卽巡幸此則事不悉之務成虛費之勞國無兼年之積何用兩都之好臣聞阿房成秦人散章華就楚衆離又乾陽畢工隋人解體且以陛下今時功力何如隋日役瘡痍之人襲亡隋之弊深恐甚於煬帝者矣願陛下思之無爲由余所笑則天下幸甚上大悅謂房玄齡曰本修雒陽意在便於百姓今玄素上表實亦可依必事理須行露坐亦復何苦所修宜卽停之

褚遂良爲諫議大夫太宗問曰舜造漆器禹雕其俎當時諫舜禹者十餘人食器之間苦諫何也遂良對曰彫琢害農事纂組傷女工首創奢淫危亡之漸漆器不已必金爲之金器不已必玉爲之所以諍臣必諫其漸及其滿盈無所復諫太宗以爲然因曰夫人君不憂百姓而事奢淫危亡之機可反手而待也又皇子年幼者多任都督刺史遂良上疏曰昔兩漢以郡國理人除郡以外分立諸子割土分疆雜用周制



皇唐州縣粗依秦法皇子幼年或授刺史陛下豈不以徧王骨肉鎮扞四方此之造制道高前烈始臣愚見有小未盡何者刺史郡帥民仰以安得一善人部內蘇息遇一不善人合州勞弊是以人君愛恤百姓嘗爲擇賢或稱河潤九里京師蒙福或人興歌詠生爲立祠漢宣帝云與我共理者惟良二千石乎如臣愚見陛下兒子內年齒尚幼未堪臨人者且留京師教以經學一則畏天之威不敢犯禁二則觀見朝儀自然成立因此卽習自知爲人審堪臨州然後遣出臣謹按漢明章和三帝能有愛子弟自茲已降取爲

准的封立諸王各有國土年尚幼小者召留京師訓以禮法垂以恩惠訖三帝世諸王數十百人惟二王稍惡自餘飡和染教皆爲善人此則前事已驗惟陛下詳察太宗深納之又太宗謂侍臣曰當今國家何等爲急遂良曰卽日四方仰德誰敢爲非取太子諸王須有定分陛下宜爲萬代法以遺子孫太宗曰此言是也朕年將五十已覺衰怠旣以長子守器東宮弟及庶子數將五十心常憂慮頗在此耳但自古嫡庶無良何嘗不傾敗國家公等爲朕搜訪賢德以輔儲宮爰及諸王咸求正士但事人歲久卽分義情深



非意闕闕多由此作其王府官僚宜限以四方考而代也後爲黃門侍郎太宗於寢殿側置一院令太子居之絕不令往東宮遂良上疏諫曰臣聞周兩問安三至必退漢儲侍膳五日乃來前賢作法規模弘遠禮曰男子十年出就外傳出宿於外學書計然則古之達者豈無私愛欲使成立凡人尚猶如此况君之世子乎自當春誦夏絃親近師傅體人間之庶事識君臣之大道使翹足延首皆聆善聲若獻歲之有陽春玄天之有日月弘此懿德乃作元良伏惟陛下道育二才功包九德新樹太子莫不欣然旣云廢昏立

明須稱天下瞻望而教成之道實深乖闕不離膝下常居宮內保傅之說無暢經籍之談茂如且朋友不可以深交交深必有怨父子不可以滯愛愛滯或生愆伏願遠覽殷周近遵漢魏不可頓革事須階漸常計旬日半遣還宮專學藝以潤身布芳聲於天下則微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太宗從之又太宗伐遼將發遂良上疏曰臣旁求史籍訖于近代爲人之主無自伐遼人臣徃征則有之矣漢則荀彧楊僕魏代則每丘儉王頎司馬懿猶爲人臣慕容莫僭號之子皆爲其主長駘高麗虜其人畜割城平慕陛下立功同



於天地美化包於古昔自當超邁百王豈止俯同六子陛下昔剪平寇逆大有瓜牙年齒未衰猶堪任用惟陛下之所使亦何行而不勉今太子新立年實幼少自餘藩屏陛下所知今一朝棄金湯之安渡遼海之外臣忽三思煩愁竝集特乞天慈一垂省察

虞世南為秘書監雖容貌懦懦若不勝衣而志性抗烈每論昔古先帝王為政得失必存規諷多所補益貞觀中隴右山摧大蛇屢見山東及江淮多大水太宗以問世南對曰春秋時山摧晉侯召伯宗而問焉對曰國主山川故山摧川竭君為之不舉降服乘縵徹樂

出次祝幣以禮焉梁山晉所主也晉侯從之故得無害漢文帝元年齊楚地震二十九山同日摧大水出令郡國無來貢獻施惠於天下遠近歡洽一不為災後漢靈帝時青蛇見御坐晉惠帝時大蛇長三百步見齊地經市入廟案蛇宜在草野而入市朝所以可為怪耳今蛇見山澤蓋深山大澤必有龍蛇亦不足怪也又山東足雨雖則其嘗然陰淫過久恐有冤獄宜省繫囚庶幾或當天意且妖不勝德惟修德可以消變太宗以為然因遣使者賑恤饑餒申理獄訟多所原宥後有星孛于虛危歷于氐百餘日乃滅太宗



謂群臣曰天見彗星是何妖也世南曰昔齊景公時彗星見公問晏嬰對曰公穿池沼畏不深起臺榭畏不高行刑罰畏不重是以天見彗星爲公誠耳景公懼而修德後十六日而星沒臣聞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若德義不修雖獲麟鳳終是無補但政事無闕雖有災何損於時然願陛下勿以功高古人而自矜伐勿以太平漸久而自驕怠慎終於始彗星雖見未足爲憂太宗歛容謂曰吾之撫國良無景公之過但吾纔弱冠舉義兵年二十四平天下未三十而居大位自謂三代以降撥亂之主莫臻於此重以

薛舉之驍雄宋金剛之鷲猛竇建德跨河北王世充據雒陽當此之時足爲勅敵皆爲我所擒及逢家難復決意安社稷遂登九五降服北夷吾頗有自矜之意以輕天下之士此吾之罪也上天見變良爲是乎秦始皇平六國隋煬帝富四海旣驕且逸匪朝而敗吾亦何得自驕也言念於此不覺惕焉震懼又太宗狩于濟源之梁山帝曰古者先驅以供宗廟今所獲鹿宜令所司造脯醢以克薦享世南諫曰陛下因聽覽之餘成順天以殺伐將欲摧班碎掌親御皮軒窮猛獸之窟穴盡逸材之林藪夷南剪暴以衛黎元收



革擢羽用克軍器舉旗効獲或遵前古然黃屋之尊  
金輦之貴八方之所仰德萬國之所係心清道而行  
猶虞衡檠斯蓋重慎防微爲社稷計也是以馬卿直  
諫於前張昭變色於後臣誠微末敢忘斯義且矢弧  
習畢所殫已多頌食肆獲皇恩亦溥伏願時息獵車  
且韜長戟不拒芻蕘之請降納溝澮之流袒裼從搏  
任之群下則貽範百王永光萬世  
高季輔貞觀中爲中書舍人上疏曰竊見密王元曉  
等皆是懿親陛下友愛之懷義高古昔分以車服委  
以藩維須依禮儀以副瞻望比見帝子拜諸叔諸叔

亦答拜王爵旣同家人有禮詎合如此顛倒昭穆伏  
望一垂訓誡永循彝則

馬周爲監察御史貞觀六年將幸九成宮周上疏曰  
伏見明勅以四月二日幸九成宮臣竊惟太上皇春  
秋已高陛下所宜朝夕視膳而晨昏起居今所幸宮  
去京三百餘里鑿輿動輒嚴蹕經旬非可以旦暮至  
脫太上皇情或思感而欲卽見陛下者將何以赴之  
且車駕今行本爲避暑而徃然則太上皇尚留熱所  
而陛下自遂涼處溫清之道臣竊未安然勅書旣出  
業已成就願示速反之期以開衆惑十一月從幸維



陽又上疏曰臣歷觀前代自夏殷及漢氏之有天下傳祚相繼者八百餘年少者猶四五百年皆爲積德累業恩結於人心豈無僻王賴前哲以免自魏晉以還降及周隋多者不過五六十年少者纔二十三年而亡良由創業之君不務廣恩化當時僅能自守後無遺德可思故傳嗣之主政教少衰一夫大呼而天下土分矣今陛下雖以大功定天下而稱德日淺故當思隆禹湯文武之道廣施德化使恩有餘地爲子孫立萬代之基但令政教無失以持當年而已然自古明王聖主雖因人設教寬猛隨時而大要唯以節

用於身恩加於人二者是務故其下愛之如日月畏之如雷霆此其所以卜祚遐長而禍亂不作也今百姓承喪亂之後比於隋時纔十分之一而供宮役徭道路相繼冗去弟還首尾不絕遠者徃來五六千里春秋冬夏畧無休時陛下雖每有恩詔令其減省而有司作既不廢自然須人徒行文書役之如故臣每訪問四五年來百姓頗有嗟怨之言以爲陛下不存養之昔唐堯茅茨土階夏禹惡衣菲食如此之事臣知不可復行於今漢文帝惜百金之費輟露臺之役集上書囊以爲殿惟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至景帝



以錦繡纂組妨害女功特詔除之所以百姓安樂至孝武帝雖窮奢極侈而承文景遺德故人心不動向使高祖之後卽有武帝天下必不能全此於時代差近事迹可見今京師及益州諸處營造供奉器物并諸王妃主服飾議者皆不以爲儉臣聞昧且丕顯後世猶怠作法於理其弊猶亂陛下少處人間知百姓辛苦前代成敗目所親見上猶如此而皇太子生長深宮不更外事卽萬歲之後固聖慮所當憂也臣竊尋徃代以來成敗之事但有黎庶怨叛聚爲盜賊其國無不卽滅人主雖改悔未有重能安全者凡修政

教當修於可修之時若事變一起而後悔之則無益者也故人主每見前代之亡則知其政教之所由喪而皆不知其身之失是知殷紂笑夏桀之亡而幽厲亦笑殷紂之滅隋煬帝大業之初又笑齊魏之失國今之視煬帝亦猶煬帝之視齊魏也故京房謂漢元帝云臣恐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古此言之不可不誠也徃者貞觀之初率土霜儉一疋絹纔得一斗米而天下怡然百姓知陛下甚憂憐之故人人自安曾無謗讟自五六年頻歲豐稔一疋絹得粟十餘石而百姓皆以爲陛下不憂憐之咸有怨言又今所營爲



者寔頗多不急之務故也自古以來國之興亡不由積蓄多少惟在百姓苦樂且以近事驗之隋家貯雜口倉而李密因之東都積布帛而王克據之西京府庫亦爲國家之用至今未盡后使雜口東都無穀帛則世克李密未必能聚大衆但貯積者固是有國之常事要當人有餘力而後收之豈人勞而強歛之更以資尅積之無益也然儉以息人貞觀之初陛下已躬爲之故今行之不難也爲之一日則天下知之式歌且舞矣若人旣勞矣而用之不息儻中國被水旱之災邊方有風塵之患狂狡因之一竊發則有不可

測之事非徒聖躬旰食晏寢而已古語云動人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以陛下之明誠欲厲精爲政不煩遠采上古之術但及貞觀之初則天下幸甚昔賈誼謂漢文帝云可慟哭及長歎息者言當韓信王楚彭越王梁英布在淮南之時使文帝卽天下位必不能安又言賴諸王年少傳相制之長大之後必生禍亂歷代以來皆以誼言爲是臣竊觀今諸將功臣陛下所與定天下者皆仰稟成規備鷹犬之用無威畧振主如韓彭之難駕馭者而諸王年竝幼小縱其長大當陛下之日必無他心然卽萬代之後不可



不慮自漢晉以來亂天下者何嘗不是諸王皆爲樹  
置失宜不預爲節制以至於滅亡人主孰知其然但  
溺於私愛故使前車旣覆而後車不改轍也今天下  
百姓極少諸王甚多寵遇之恩有過厚者臣之愚慮  
不惟慮其恃恩驕矜也昔魏武帝寵陳思及文帝卽  
位防守禁閉有同獄囚以先帝加恩太多故嗣王疑  
而畏之也此則武帝寵陳思適所以苦之也且帝子  
何患不富貴身食大國封戶不少好衣美食之外更  
何所須而每年別加優賜曾無紀極里語曰貧不學  
儉富不學奢言自然也今大聖創業豈惟處置見在

子弟而已當制長久之法使萬代遵行又言臨天下  
者以爲人本欲百姓安樂惟在刺史縣令縣令旣衆  
不可皆賢若每州得良刺史則合境蘇息天下刺史  
悉稱賢則陛下端拱巖廊之上百姓不慮不安自古  
郡守縣令皆妙選賢德欲有擢昇宰相必先試以臨  
人或從二千石入爲丞相今朝廷獨重內官縣令刺  
史頗輕其選刺史多是武夫勲人或京官不稱職方  
始外出而折衝果毅之內身材強者先入爲中郎將  
其次始補州任邊遠之處用人更輕其材堪宰蒞以  
德行見稱擢者十不能一所以百姓未安殆由於此



疏奏太宗稱善久之先是京城諸街每至晨暮遣人傳呼以警衆周遂奏請街置鼓每擊以警衆令罷傳呼時人便之太宗益加賞勞又城陽公主改適饒州刺史薛昱之子瓘將成婚太宗使卜人卜之曰兩火俱食始則同榮末亦雙悴若晝日行合鬻之禮則終吉太宗將從之周諫曰臣聞朝謂以朝思相戒也諫習以晝思相成也讌飲以晷思相歡也婚合以夕思相親也是以上下有威內外有變動息有時古語有宜先王之教不可黷也今陛下欲謀其始而亂其紀不可爲也夫卜筮者所以定猶豫決嫌疑若瀆禮亂嘗先王所不用也太宗又從其言而止

岑文本爲中書侍郎太宗謂侍臣曰當國家何等最急各爲我言之文本曰傳稱道之以德齊之以禮由斯而言禮義爲急貞觀十一年文本從至維陽宮會穀雜汎溢文本上封事曰臣聞創撥亂之業者其功旣難守已成之基者其道不易故居安思危所以定其業也有始有卒所以隆其基也今雖億兆乂安方隅寧謐旣承喪亂之後又接凋弊之餘戶口減損尚多田疇墾開猶少覆燾之恩著矣而創痍未復德教之風被矣而資產屢空是以古人譬之種樹年紀綿



遠則枝葉扶疎若種之日淺根本未固雖壅之以黑  
墳暖之以春日一人搖之必致枯槁今之百姓頗類  
於此嘗加含養則日就滋息漸有征役則隨而凋耗  
凋耗既甚則人不聊生人不聊生則怨氣克塞怨氣  
克塞則離散之心生矣故帝舜曰可愛非君可畏非  
人孔安國曰人以君爲命故可愛君失道人叛之故  
可畏仲尼曰君猶舟也人猶水也水所以載舟亦所  
以覆舟是以古之哲王雖休勿休日慎一日者良爲  
此也伏惟陛下覽古今之事察安危之機上以社稷  
爲重下以億兆係念明選舉慎賞罰進賢才退不肖

聞過旣改從諫如流爲善在於不疑出令期於必信  
順神養性省畋遊之娛去奢從儉減工役之費務靜  
方內而不求關土載橐弓矢而無忘武備凡此數者  
雖爲國之嘗道陛下之所嘗行臣之愚心惟願陛下  
思之而不倦行之而不怠則至道之美與三五比隆  
億載之祚隨天地長久雖使桑穀爲妖龍蛇作孽雉  
雖於鼎耳石言於晉地猶當轉禍爲福變咎爲祥况  
水雨之患陰陽嘗理豈可謂之天譴而繫聖心哉臣  
聞古人有言農夫勞而君子養焉愚者言而知者擇  
焉輒陳狂瞽伏待斧鉞是時魏王盛修第宅文本以



爲侈不可長上疏盛陳節儉之義言泰宜有抑損太宗竝嘉之侯君集初破高昌曾未奏請輒配沒無罪人又私取寶物將士知之亦競來盜竊君集恐發其事不敢制及京師有司請推其罪詔下獄文本以爲功臣大將不可輕加屈辱上疏曰君集等或位居輔佐或職爲爪牙竝蒙拔擢受將帥之任不能正身奉法以報陛下之恩舉措肆情罪負盈積實宜繩之刑典以肅朝倫但高昌昏迷人神共棄在朝議者以其地在遐荒咸欲置之度外惟陛下運獨見之明授決勝之畧君集等奉行聖算遂得指期平殄若論事實

竝是陛下之功君集等有道路之勞未足稱其勲力而陛下天德弗宰乃推功於將帥露布初至便降大恩從征之人皆霑浩蕩及其凱旋特蒙曲宴又對萬國加之重賞内外文武咸欣陛下賞不踰時而不經旬日竝付大理雖乃君集等自挂網羅而在朝之人未知所犯恐海內又疑陛下惟錄其過似遺其功臣以下才謬參近職旣有所見不敢默然臣聞古之人君出師命將克敵則獲重賞不克則受嚴刑是以當其有功也雖貪殘淫縱必蒙青紫之寵當其有罪也雖勤躬潔已不免銖鉞之誅故周書日記人之功忘



人之過宜爲君者也昔漢貳師將軍李廣利捐五萬之師縻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惟獲駿馬三十匹雖斬宛王之首而貪不愛卒罪惡甚多武帝爲萬里征伐不錄其過遂封廣利海西侯食邑八千戶又較尉陳湯矯詔興師雖斬友單于而湯素分盜所取康君財物事多不法爲司隸所係湯乃上疏曰與吏士共誅友幸得擒滅今司隸乃收繫案驗是爲友報讎也元帝赦其罪封湯關內侯賜黃金百斤又晉龍驤將軍王濬有平吳之功而王渾等論濬違詔不受節度軍人得孫皓寶物并燒皓宮及船濬上表曰今年平

吳誠爲大慶於臣之身更爲咎累武帝赦而不推拜輔國大將軍封襄陽侯賜絹萬匹近隋新義郡公韓擒虎平陳之日縱士卒暴亂叔寶宮內文帝亦不問罪雖不進爵拜擒虎上柱國賜物八千段由斯觀之將帥之臣庶慎者少貪求者衆是以黃石公軍勢曰使智使勇使貪使愚故智者樂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貪者邀趨其利愚者不計其死是知前聖莫不收人之長棄人之短良爲此也臣又聞之天地之道以覆載爲先帝王之德以含弘爲美夫以區區漢武及歷代諸帝猶能有廣利等况陛下天縱神武振寵圖以定



六合豈獨正茲刑網不行古人之事哉伏惟聖懷自當已有斟酌臣今所以陳聞非敢私君集等庶以螢爝末光增輝日月陛下降雨露之澤收雷電之威錄其微勞忘其大過使君集重升朝列復預馳驅雖非清貞之臣猶是貪愚之將斯則陛下聖德雖屈法而德彌顯君集等愆過雖蒙宥而過更彰足使立功之士因茲而皆勤負罪之將由斯而改節矣疏奏乃釋劉洎爲散騎常侍貞觀十七年皇太子初立洎謂宜尊賢重道以弘聖德上書曰臣聞郊迎四方孟侯所以成德齒學三讓元良由是作貞師皆屈主犯之尊

中下交之義故得一切言咸薦一層閣旁通不出軒庭坐知天壤率由茲道永固鴻基者焉是故周儲上哲師望爽而加裕漢嗣深仁引園綺而昭德原夫太子宗祧是繫善惡之際興亡斯在不勤於始將悔於終是以晁錯上書令先通政術賈誼獻夙振明允篤誠之美孝友仁義之方皆自天資非受審諭固以華夷仰德翔泳希風矣然則寢門視膳已表於三朝藝官論道宜弘於四術伏惟陛下誕睿膺圖登庸歷試多才多藝道著於正時允武允文功成於纂紀萬方卽序九國清晏尚且雖休勿休日慎一日求異聞於振古



勞睿思於當年乙 役觀書事高漢帝馬上被卷勤過  
魏皇陛下自勵如此而今太子優游棄日不習圖書  
臣所未諭一也加以暫屏機務卽寓雕蟲紆寶思於  
天文則長河韜映擲玉字於仙札則流霞成彩固以  
錙銖萬代冠冕百王屈宋不足以升堂鍾張何偕於  
入室陛下自好如此而令太子悠然靜處不尋篇翰  
臣所未諭二也陛下備該衆妙獨秀寰中猶晦天聰  
俯詢凡識聽朝之隙引見群官降以溫顏訪以古今  
得失朝廷是非里閭好惡凡有巨細必闕聽覽陛下  
自行如此而今太子交友趨侍不接正人臣所未諭

三也陛下若謂無益則何事勞神若謂有成則宜申  
貽厥茂而不急未見其可伏願俯惟睿範訓及儲君  
授以良書娛之嘉客朝披經史觀成敗於前蹤晚接  
賓遊訪得失於當代間以書禮繼以篇章則日聞所  
未聞日見所未見副德逾光群生之福也古之太子  
問安而退所以廣敬於君父異宮而處所以分別於  
嫌疑今太子一侍天闈動移旬朔師傅以下無由接  
見假令供奉有隙暫還東朝拜謁旣踈且事欣仰規  
諫之道固所未暇陛下不可以親教宮中無因以進  
言雖列百僚竟將何補伏願不循前躅稍抑下位弘



遠大之規展師友之義則離輝克茂帝圖斯廣凡在  
黎元孰不慶賴太子溫良恭儉聰明睿哲含靈所悉  
臣豈不知淺識勤思效愚忠者願滄溟益潤日月增  
華自此勅令洎與岑文本褚遂良往東宮與太子遊  
處爲賓客焉太宗旣博總群書勵精政術每與公卿  
言及古今必詰難往復洎上書諫曰帝王之與凡庶  
聖哲之與庸愚上下相懸擬倫斯絕是知課至愚而  
對至聖以極卑而對極尊徒思自強不可得也陛下  
降恩旨假慈顏凝旒以聽其言虛襟以納其說猶恐  
群下未敢對揚况動神機縱天辨飾辭以禮其理援

古以排其議欲令凡蔽何階應答臣聞皇天以無言  
爲貴聖人以不言爲德老君稱大辨若訥莊生稱至  
道無聞此皆不欲煩也且多記則損心多語則損氣  
心氣內損形神外勞初雖不覺久必爲累須爲社稷  
自愛豈爲性好自傷乎竊以今日升平皆力行所致  
欲其久長非由辯博但當忘彼愛憎慎茲取舍每事  
敦朴無非至公若貞觀之初則可矣至如秦政強辯  
失人心於自矜魏文宏才虧衆望於虛說此才辯之  
累較然可知矣伏願畧茲雄辯浩然養氣簡彼緇圖  
澹焉怡日罔萬壽於南丘齊百姓於東戶則天下幸



甚皇恩斯畢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諫諍部

規諫第九

唐張行成爲太子詹事以本官簡較尚書左丞太宗  
幸靈州太子嘗從行成上疏曰臣愚以爲太子養德  
春宮日月未幾華夷遠邇停聽德音如留京師監國  
接對百僚決斷庶務明習政理旣爲京師重鎮且示



四方盛德與其出就私愛曷若俯從公道太宗以爲忠進位銀青光祿太夫

郝處俊爲中書侍郎高宗御含元殿東翔鸞閣觀大舖時京城四時及太嘗音樂分爲東西兩朋帝令雍王賢爲東朋周王顯爲西朋務以角勝爲樂處俊諫曰臣聞禮所以示童子無誑者恐其欺詐之心生也伏以二王春秋尚少意趣未定當須推梨讓棗相視如一今忽分爲二朋迥相誇競且俳優小人言辭無度酣樂之後難爲禁止恐其交爭勝負譏誚失禮非所以遵仁義示和睦也帝瞿然曰卿之遠識非衆人所及也遽令止

陳子昂垂拱初爲秘書省正字子昂上疏曰臣伏見陛下憂勤政理而未以刺史縣令爲念臣竊見吏部選人補縣令如補一縣尉耳但以資次考第從官遊歷卽補之不論賢良德行何能以化人而拔擢見補者縱使吏部侍郎時有知此弊而欲超越用人則天下小人已囂然則謗矣所以然者習於嘗也所以天下庸流皆任縣令庸流一雜賢人不肖莫分但以資次爲選不以能得職所以天下凌遲百姓無由知陛下聖德勤勞夙夜之念但以愁怨以爲天子之令遣



如是也自有國已來此弊最深而未能除也又曰竊  
惟刺史縣令之職實陛下政教之首也得其人則百  
姓家見而戶聞不得其人但委棄有司而挂壁耳陛  
下欲使家傳禮義吏勗清勤不重選刺史縣令將何  
道以致之耶臣比在草下爲百姓久矣縣令之化臣  
實委知國之興衰莫不在此職也何者一州得賢明  
刺史以至公循良爲政者則十萬家賴其福若得貪  
暴刺史以徇私苛虐爲政者則十萬家受其禍一州  
禍福且如是况天下之衆豈得勝道哉固臣以爲陛  
下政化之首國家興衰在此職也伏願深思妙選以

救此弊

魏玄同垂拱初爲鸞臺侍郎兼天官侍郎以吏部選  
舉不得人上表曰漢諸侯得自置吏四百石已下其  
傅相大官則漢爲之置州郡掾吏督郵從事悉任之  
於牧守爰自魏晉始歸吏部遙相祖襲以迄於今用  
刀筆以量才按簿書而察行法令之弊由來久矣蓋  
君子重因循而憚改作有不得已者亦當運獨見之  
明定卓然之議如今選司所行者非上皇之令典乃  
近代之權道所宜遷革實爲至要且天下之大士人  
之衆而可委之數人之手乎假如平如權衡明如水



鏡力有所極炤有所窮鈐索既多紊失斯廣又以比  
居此任時有非人情故既行何所不至悠悠風塵此  
焉奔競擾擾遊宦同乎市井加以厚貌深衷險如溪  
壑擇言觀仁猶懼不周今吏考行究能折衷於一面  
具僚庶品專斷於一司不亦難乎况今諸色人流歲  
有千計群司列位無復新加官有嘗負人無定限選  
集之始霧積雲屯擢序於終十不收一溜灑既混玉  
石難分用捨去就得失相半周穆王以伯爽爲太僕  
正命之曰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僻側媚其唯  
吉士此則命其自擇下吏之文也太僕正中大夫耳

尚以僚屬委之則三公九卿亦必然矣夫委任責成  
君之體也所委者衆所用者精故能得濟濟之多士  
盛芘芘之棫樸裴子野有言曰官人之難先人言之  
尚矣居家視其孝友鄉黨服其誠信出入觀其志義  
憂難取其智謀煩之以事以觀其能臨之以義以察  
其度始之於學校掄之於州里告諸六事而後貢之  
於王庭其在漢家猶尚然矣州郡積其功能然爲五  
府所辟五府舉其掾屬而昇於朝三公參得除署尚  
書奏之天子一人之身所關者衆一賢之進其課也  
詳故能官得其人鮮有敗事晉魏反是所失弘多子



野所論蓋區區之宋耳猶謂不勝其弊而况於當今乎今不待州縣之舉直取之於書判恐非先德行而後言語之義也臣又聞漢書云張耳陳餘之賓客皆天下俊傑彼之蕞爾猶能若斯况以國家而不建久長之策爲無窮之根盡得賢取士之術而但願望魏晉之遺風流意周隋之末事臣竊惑之伏願依周漢之規以分吏部之選卽望所用精詳鮮於差失

朱敬則爲右補闕聖曆二年請告絕羅織之徒上疏曰臣聞李斯之相秦也行申商之法重刑名之家杜私門張公室棄無用之費損不急之官惜日愛功疾

耕急戰人繁國富遂屠諸侯此救弊之術也故曰刻薄可施于趨進變詐可陳於攻戰兵猶火也不戢自焚况鋒鏑已銷石城又毀諒可易之以寬泰潤之以淳和八風之樂以柔之三代之禮以導之秦旣不然淫虐滋甚往而不返卒至土分此不知變之禍也陸賈叔孫通之事漢王也當滎陽成臯之間糧饋已窮知勇俱困不敢開一說効一奇進豪猾之才薦貪暴之客及區宇適平干戈向戢金鼓之聲未歇傷痍之病尚聞二子顧眄雍容綽有餘態廼陳詩書說禮樂闡王道謀帝圖高皇帝忿然曰吾以馬上得之安事



詩書乎對曰陛下馬上得之安可馬上理之乎高皇  
默然於是陸賈著新語叔孫通定禮儀始知天子之  
尊方覺帝王之貴此則變之善也尙使高皇排二子  
而不收置詩書而不顧重攻戰之吏尊首級之材復  
道爭功張良已知其變拔劍擊柱吾屬不得無謀卽  
畧漏難逾何十二帝乎亡秦是續何二百年乎故曰  
仁義者聖人之遠廬禮經者先王之陳迹然謂祝詞  
向畢芻狗須投淳精已流糟粕可棄仁義尙捨况輕  
於此者乎自文明草昧天地屯蒙二叔流言四凶構  
難不設鈎距無以應天順人不峻刑名不可摧姦息

暴故置神甌以開告端曲直之影必呈包藏之心盡  
露神道助直無罪不除人心保能無妖不戮以茲妙  
筭窮造化之幽深用此神謀入天人之祕術故能計  
不下席聽不出關蒼生晏然紫宸易主大哉偉哉無  
得而稱也豈比造攻鳴條大戰牧野血變草木頭折  
不周可同日而語乎然而急趨無善跡膠柱少和聲  
拯溺不規行療饑非鼎食卽向時之妙策乃當今之  
芻狗也伏願覽秦漢之得失考時事之合宜審糟粕  
之可遺覺遠廬之須毀見機而作豈勞于終日陛下  
必不可偃蹇太平徘徊中路伏願改法制立章程下



怡愉之辭流曠蕩之澤利萋菲之牙角頓姦險之鋒  
鉞杜告密之源絕羅織之迹使天下蒼生坦然大悅  
豈不樂哉

王方慶聖曆中爲麟臺監時欲以冬季講武有司稽  
緩延入孟春方慶上疏曰謹案禮記月令孟冬之月  
天子命將帥講武習射御角力此乃三時務農一時  
講武習射御校才力蓋王者嘗事安不忘危之道也  
孟春之月不可以講兵兵者干戈甲冑之總名兵金  
也金性克木春盛德在木而舉金以害盛德逆生氣  
孟春行冬令則水潦爲敗雪霜大摯首種不入蔡邕

月令章句云大陰新收少陽尚微而行冬令以導水  
氣故水潦至而敗生物也雪霜大摯折陽者也大陰  
于時雨雪而霜故大傷首種謂宿麥也麥以秋種故  
爲之首種入收也春爲沍寒所傷故夏至麥不成長  
今孟春講武是行冬令陰政犯陽氣害發生之德臣  
恐水潦敗物雪霜損稼夏麥不登無所收入也伏望  
天恩不逆時令至孟冬教習以順天道手制荅曰此  
爲久屬太平多歷年載人皆廢戰竝習學文今者用  
耀兵威故令教習卿以春行冬令則水潦爲敗舉金  
傷木則便害發生循覽所陳深合典禮若違卿請乃



月令虛行佇啓直言用依來表  
張說爲右補闕久視中以車駕在三陽宮不時還都  
上疏曰陛下屯萬乘幸離宮暑退涼歸未降還旨愚  
臣固陋非爲長策請爲陛下陳其不可三陽宮至雒  
城一百六十里有伊水之隔岨坂之峻過夏涉秋水  
潦方積道壞山險不通轉運河廣無梁咫尺千里扈  
從兵馬日費資給連雨彌旬卽難周濟陛下太倉武  
庫竝在都邑紅粟利器蘊若丘山柰何去宗廟之上  
都安山谷之僻處是猶倒持劍戟示人鐔柄夫禍變  
之生在人所忽故曰安樂必戒無行所悔今國家北

有胡寇覷邊南有夷獠伺釁浙西小旱耕稼是憂安  
東近平輪漕方始臣願陛下及時旋駕彼蒼群生莫  
不幸甚  
劉知幾天授中爲獲嘉縣主簿上疏曰臣聞漢宣帝  
云與我共理天下其惟良二千石乎二千石者今之  
刺史也移風易俗其寄不輕求瘼字人僉屬斯在然  
則歷觀兩漢已降迄乎魏晉之年方伯岳牧臨州按  
都或十年不易或一紀仍留莫不盡其化下之方責  
以理人之術旣而日就月將風加草靡故能化行千  
里恩漸百城今之牧伯有異於是倏來忽往蓬轉萍



流近則日月仍遷遠則踰年必徙待聽事爲逆旅以  
下車爲傳舍或云來歲入朝必應改職或道今茲會  
計必是移藩旣懷苟且之謀何暇循良之績用使百  
城千邑無聞廉杜之歌萬國九州罕見趙張之政臣  
願自今已後刺史非三歲已上不可遷官仍以明察  
功過精甄賞罰異弘共理之風以贊垂衣之化又上  
疏曰昔有唐御曆列職命官國多剝印之譏人有積  
薪之歎自陛下臨朝頓革此風然矯枉過正以爲甚  
矣至如六品已下職事清官遂乃方之土芥此之砂  
礫其有行無聞於十室卽厠朝流識不及於三隅俄

登士伍斯固比肩咸是舉目皆然罕聞翹楚之歌惟  
見伐檀之刺今尸祿謬官其流非一若遂不加沙汰  
城恐有累皇風  
薛謙光爲左補闕天授三年上疏曰戎夏不雜自古  
所誠夷狄無賴易動難安故斥居塞外不遷中國前  
史所稱其來久矣然而帝德廣被有時朝謁受向化  
之誠請納梯山之禮貢事畢則歸其父母之國導以  
指南之車此三王之盛典也自漢魏已後遂革其風  
務飾虛名徵求侍子諭令解辮使襲衣冠築室京師  
不令歸國此又中葉之故事也較其利害則三王是



而漢魏非論其得失則拒邊長而徵質短殷鑒在乎  
往世豈可不懷經遠之慮哉昔郭欽獻策於武皇江  
統納諫於惠王咸以爲夷狄處中夏必爲變更晉武  
不納二臣之遠策好慕向化之虛名縱其習史漢等  
書官之以五部都尉此皆計之失也竊惟突厥吐蕃  
契丹等往因入侍竝叨殊獎或執戟丹墀策名戎秩  
或曳裾庠序高步黌門服改毳裘語兼中夏明習漢  
法觀衣冠之儀目覽朝章知經國之要窺成敗於圖  
史察安危於古今識邊塞之盈虛知山川之險易或  
委以經畧之功令其展効或矜其首丘之志放使歸

蕃於國家雖有冠帶之名在夷狄廣其縱橫之智雖  
有慕化之美苟悅於當時而狼子狐恩旋生於過後  
及歸部落口不稱兵邊鄙罹災寔由於此故老子曰  
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在於齊人猶不以示之况於  
夷狄乎又按秦漢帝遷五部匈奴於汾晉其後卒有  
劉石之難向使五部不徙則晉祚猶未可量也鮮卑  
不遷幽州則慕容無中原之僭又按漢書陳湯云夫  
胡兵五而當漢兵一何者兵刃頗鈍弓弩不利今聞  
頗得漢工然由三而當一由是言之利兵尚不可使  
胡人得法况處之中國而使其習是哉臣竊計漢初



冒頓之疆盛乘中國虛弊高祖餒厄平城而冒頓不能入中國者何也非兵不足以侵諸夏力不足以破汾晉其所以解圍而縱高祖者爲不習中土之風不安中國之美生長積漠之北以穹廬勝於城邑以穉劉美於章紱旣安其所習而樂其所生是以無窺中國之心者爲生不習漢故也豈有心不樂漢而欲深入者乎劉元海五部離散之餘而卒能自振於中國者爲少居內地明習漢法元海悅漢而漢亦悅之一朝皆誕四人饗應遂鄙單于之號竊帝王之寶賤沙漠而不居擁平陽而鼎峙者爲居漢故也向使元海

不曾內徙正當劫邊人繒綵麩葉以歸陰山之北安能使倡亂邪當今皇風遐覃含識革面凡有虺性莫不懷馴方使由余效忠日磬盡節以臣愚慮者國家方傳無窮之祚於後脫備守不謹邊防失圖則夷狄稱兵不在方外非所以肥中國削四夷經營萬乘之業貽厥孫謀之道也臣愚以爲願克侍子者一皆禁絕必若在中國亦可使歸蕃則夷人保疆邊邑無事矣

徐堅爲萬年主簿如意元年六月上疏曰臣聞書有五聽之道慮失情實也今著三覆之奏恐致虛枉也



切見比有勅勘當及逆令使者得實便決殺人命至重死不可生儻萬分之中有一不實欲訴無路懷枉誰明飲恨吞聲赤族從戮豈不痛哉此不足肅姦逆而明刑典適所以長威福而生疑懼臣望絕此處分依法覆奏則死者其伏知泣臯之恩生人澡悅見祥刑之意又法官之任人命所懸若不簡擇恐招枉濫諸官僚之內有用法寬平百姓所稱者願親而任之有處事深酷下允衆望者願踈而退之則囹圄無冤億兆幸甚臣又聞罰不及嗣虞帝之明規罪不至孥漢君之茂德故卻芮作亂而卻缺登朝嵇康被刑而

嵇紹卒用終能立功白狄劾死湯陰千載美談斯爲稱首父子猶其若此餘親尚何疑哉切見逆人之親選曹廣責至於無親無服亦數十條士子之中十將三四今聖人在上寶命維新有道賤貧實爲深耻遂令此等長從遐棄懷才抱器將何望哉是以聖意哀矜頻降恩制令同嘗例各使坦懷故姚壽之徒皆逢任委而在下僚列不識天恩爲求微疵不弘大體又准勅逆人同堂親不得任京及兩畿三輔准法刑戮總麻親不得克近侍宿衛臣望申勅有司勅令之外不得輒爲勘責收其賢能示之曠蕩斯則巍巍之德



作範百王穆穆之風垂裕千祀  
張東之爲蜀州刺史舊例每歲差兵募五百人往姚  
州鎮守路越山險死者甚多東之表論其弊曰臣竊  
按姚州者古哀牢之舊國絕域荒外山高水深自生  
人已來泊於後漢不與中國交通前漢唐蒙開夜郎  
滇笮而哀牢不附至光武季年始請內屬漢置永昌  
郡以統理之乃收其鹽布氈罽之稅以利中土其國  
西通大秦南通交趾奇珍異寶進貢歲時不闕劉備  
據有巴蜀嘗以甲兵不克及備死諸葛亮五月渡瀘  
收其金銀臣布以益軍儲使張伯岐選其勁卒甲兵

以增武備故蜀志稱自亮南征之後國以富饒甲兵  
充足由此言之則前代置郡其利頗深今臣布之稅  
不供珍奇之貢不入戈戟之用不實於戎行寶貨之  
資不輸於大國而空竭府庫驅率平人受役蠻夷肝  
膽塗地臣竊爲國家惜之昔漢以得利旣多歷博南  
山涉蘭滄水更置博南哀牢二縣蜀人愁怨行者作  
歌曰歷博南越蘭津渡蘭滄爲他人蓋譏漢貪珍奇  
鹽布之利而爲蠻夷之所驅役也漢獲其利人且怨  
歌今減耗國儲費用日廣而使陛下之赤子身膏野  
草骸骨不歸老母幼子哀號望祭於千里之外於國



家無絲髮之利在百姓受終身之酷臣竊爲國家痛之往者諸葛亮破南中使其渠率自相統領不置漢官亦不留兵鎮守人問其故亮言置官留兵有三不易大意以置官夷漢雜居猜嫌必起留兵運糧爲患更重忽若反叛勞費更多但粗設紀綱自然久定臣竊以亮之此策妙得羈縻蠻夷之術今姚府所置之官旣無安邊靜寇之心又無諸葛且縱且擒之伎惟知詭謀狡筭恣情剝剝貪饕劫掠積以爲膏扇動曾渠遣成朋黨折枝諂笑取媚蠻夷拜跪趨伏無復慚耻提挈子弟嘯引凶惡聚會蒲博一擲累萬劍南逋

逃中原亡命有二千餘戶見散在彼州專以掠奪爲業姚州本龍朔中武陵縣主簿石子仁奏置之後長史李孝讓辛文協並爲群蠻所殺前朝遣郎將趙武貴討擊貴及蜀兵應時破敗唯類無遺又使將軍李義總等往征郎將留惠基在陣戰死其州乃廢臣竊以諸葛亮稱置官留兵有三不易其言乃驗至垂拱四年蠻郎將王善寶昆州刺史爨乾福又請置州奏言所有課稅自出姚府管内更不勞擾蜀中及置州後錄事參軍李陵爲蠻所殺延載中司馬成琛奏請於瀘南置鎮七所遣蜀兵防守自此蜀中搔擾于今



不息且姚府總管五十七州巨猾遊客不可勝數國家設官分職本以化俗防姦無耻無厭狼籍至今不問夷夏負罪並深見道路劫殺不能禁止臣恐一旦驚擾爲禍轉大伏乞省罷姚州使隸嵩府歲時朝覲同之蕃國瀘南諸鎮亦皆悉廢於瀘北置關百姓自非奉使入蕃不交通往來增嵩府兵選擇精良宰牧以統理之臣愚將爲穩便疏奏則不納

盧藏用爲左拾遺長安四年正月毀三陽宮取其材木造興泰宮於壽安縣之萬安山藏用上表諫曰臣愚雖不達時變竊嘗讀書見自古帝王之迹衆矣臣聞土堦三尺茅茨不剪彩椽不斲者唐堯之德也卑宮室菲飲食盡力於溝洫者大禹之行也惜中人十家之產而罷露臺之制者漢文之明也並能垂名無窮爲帝王之烈豈不以克念徇物博施濟衆以臻於仁恕哉今陛下崇臺邃宇離宮別館亦已多矣更窮人之力以事土木臣恐議者以陛下爲不愛人務奉已也左右近臣多以順意爲忠朝廷具僚皆以犯忤爲患至今陛下不知百姓失業百姓亦不知左右傷陛下之仁也小臣固陋不識忌諱敢冒死上聞乞下臣此章與執政者議其可否



宋務光爲右衛騎曹叅軍神龍元年七月雒水暴溺壞百姓廬舍二千餘家溺死者數百人八月一日以水災令文武九品以上直言極諫務光上疏曰伏見明制令文武九品以上直言極諫大哉德音真堯舜之用心禹湯之責已也臣嘗謂天人相與之際休咎冥符之兆有感必通其間甚密是以政失於此變生於彼亦猶影之象形響之赴聲動而輒隨各以類應故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竊見自夏已來水氣勃戾天下郡國多罹其災去月二十七日雒水暴溺漂損百姓臣謹按五行傳曰簡宗廟廢祠祀則水不

潤下夫王者卽位必郊祀天地嚴配祖宗是故鬼神歆饗多獲福助自陛下光臨寶極綿歷炎涼郊廟遲留時不殷薦山川寂寞未議懷柔水之貽災殆因此發臣又按水者陰類臣妾之道陰氣盛蒲則水泉逆溢加以虹蜺紛錯澍雨滯靈雖丁厥時而汨嘗度亦陰勝陽之沴也臣恐後庭近習或有離中饋之職干外朝之政伏願陛下深思天變杜絕其萌以萬方爲念不以聲色爲娛以百姓爲憂不以犬馬爲樂斲勞宵旰用緝明良豈不休哉夫災變應天實係人事故日蝕修德月蝕修刑若乃雨暘或愆則貌言之咎雩



禳之法存乎禮典今甃降霖雨卽閉坊門棄先聖之明訓導後來之淺術時偶中者安足神邪蓋當屏翳收津豐隆戢響之日也豈有一坊一市遂能感召皇靈甃閉甃開便欲發揮神道必不然矣何其謬哉至今巷議街談共呼坊門爲宰相謂能節宣風雨燮理陰陽天工人代乃爲虛設悠悠蒼生復何望哉

呂元泰神龍初爲清源縣尉上疏陳時政所宜曰臣聞國家者至公之神器神器一正則難傾神器一傾則難正遠自虞夏及乎周秦金水相生成敗相繼者豈惡於成而欲於敗蓋迷於事而失於幾者也夫幾

者事之微也當今中興之初政教之始幾微之際可不慎哉昔夏之興也卑宮菲食四海會同其衰也峻宇彫墻五子咸怨殷之興也佑賢輔德輯寧邦家其亡也崇信姦回放出師保周自文武及乎成康風化大行夷夏有截暨乎幽厲王室遂卑強弱相吞寓縣交戰秦皇以降罷侯置守焚書坑儒頭會箕歛嚴刑峻法驪山之徒未息閭左之兵已起夫夏桀殷紂非不欲傳子孫也周幽秦皇非不欲保社稷也而軍敗牧野烏竄南巢國殘於犬戎地奪於項籍者豈不以侮慢自賢反道敗德開邪僻之路鉗忠直之口左右



侍奉惜祿位而不悟焉伏惟應天皇帝陛下再造區  
宇重光日月應五行之運景嗣累聖之洪基九服歸  
心三靈叶贊廻羲舒之燿無幽不燭灑雲雨之澤無  
生不潤然萬方百姓顒顒然莫不傾耳以聽拭目以  
視思聞太平之風願見先朝之化如農夫之望歲同  
善人之渴日自頃營建寺塔廣度僧尼朝夕依歸視  
施不絕陛下好善之德以被蒼生然濟時之道恐非  
急務何則頃者林胡叛渙獯虜侵擾帑藏虛竭尸口  
流亡豈人有厭於粉榆乃事良由於賦歛下人失業  
不可謂太平也邊兵未解不可謂無事也水旱爲災

不可謂年登也倉廩未實不可謂國富也而乃驅役  
饑凍雕鐫木石營構不急勞費日深恐陛下中興之  
務又異如來慈悲之法臣比見都邑坊市相率爲渾  
脫隊駿馬胡服名爲蘇莫遮旗鼓相當軍陣之勢也  
騰逐喧噪戰爭之象也錦綉誇競害女工也徵歛貧  
弱傷政體也胡服相觀非雅樂也渾脫爲號非美名  
也安可以禮義之朝法胡虜之俗以軍陣之勢列庭  
闕之下竊見諸王亦有此好衣馬旣盛奢麗相高今  
藩邸初開庶官必具何不董之賢傳教之義方明君  
臣之禮磐石之固豈不偉哉方乃驅率下人相尚胡



戲自家刑國豈若是焉詩云京邑翼翼四方是則非先王之禮樂而示則於四方者斯實愚臣之所未喻也臣謹按洪範八政曰謀時寒若君能謀事則時寒順之何必裸露形體澆灌衢路鼓舞跳躍而索寒焉又禮記曰立秋之月行夏令則寒暑不節夫陰陽不調政教之失也休咎之應君政之感也理均影響可不戒哉夫樂者動天地感鬼神移風易俗布德施化重戎狄之曲不足以移風也非宮商之度不足以易俗也無八佾之制不足以布德也非六代之樂不足以施化也四者無一何以教人臣本凡愚不識忌諱

而生草澤頗曉物情知而不言非忠也言而不實用上也忠於國者以臣爲讜言佞於朝者以臣爲誹謗伏惟陛下少留意焉臣聞君舉必書有國彝訓書而不法後嗣何觀臣又聞建國君人尊師重道禮由天作樂以地制禮樂備風化行焉伏願陛下敦風化之本重黎庶之費興念或躍思締構之艱難矜孤恤窮思時政之可否安人和衆覽先朝之事業非軍國之衆則息而罷之有佞諛之言則察而退之有忠直之諫則誘而進之豈惟天下幸甚實亦社稷之大計也臣奉陛下搜賢之制忝所知直之言舉雖乘鴈雙鳧



不爲損益而主聖臣直敢不庶幾安能和光同塵懷  
忠蓄憤上失陛下求賢之望下虧愚臣事主之節亦  
何以視息於人間飲啄於聖代伏惟陛下少加詳擇  
疏奏不納

成大琬爲絳州刺史景龍中宴侍臣於梨園亭因問  
以時政得失大琬對曰夫釋教之設以慈悲爲主蓋  
欲饒益萬姓濟拔群生若乃邃宇層軒珍臺寶塔耗  
竭府庫勞役生人懼非菩薩善利之心或異如來大  
悲之旨臣備職方岳叨膺洪化敢陳芻蕘狂妄死罪  
中書令蕭至忠奏言方今百姓貧乏邊境未寧府藏

內空倉廩不實誠宜節財用之費省土木之工務存  
農時愛惜人力寺觀之役實可且停大琬之言伏希  
采納帝曰善

韋嗣立爲兵部尚書景龍中上疏曰設官分職量事  
置吏官得其人天下自理古者取人必須採鄉曲之  
譽然後辟於州縣有聲州縣然後辟於五府才著五  
府然後升之天朝此則用一人所擇者甚悉擢一士  
所歷者甚深用得其才則理用非其才則亂理亂所  
繫焉可不深擇之哉今之取人有異此道多未試劾  
則頓至遷擢夫趨競者人之嘗情僥倖者人之所趣



而今務進不避僥倖者接踵比肩布於文武之列補授無限負闕不供遂至員外置官數倍正闕官署典吏困於祇承府庫倉儲竭於資奉國家大事豈甚於此古者懸爵待士唯有才者得之若任以無才則有才之路塞賢人君子所以遁迹消聲懷歎恨也

盧懷慎景龍中爲御史中丞上疏言時政得失其一曰臣聞孔子曰爲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又曰如有用我期月而已三年有成故書云三載考績按其功也昔鄭子產相鄭更法令布刑書一年而人歌之曰取我田疇而伍之取我衣冠而赭之孰殺子產吾其

與之三年而人又歌之曰我有子弟子產教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終有遺愛流芳史策子產賢者也其爲政尚累年而化成况其嘗材乎臣竊見比來州牧上佐及兩畿縣令下車布政罕終四考在任多者一二年少者三五月遽卽遷除不論課最或有歷時未改便傾耳而聽企踵而望爭求冒進不顧廉耻亦何暇爲陛下宣風布化求瘼恤人哉禮義不能興行風俗未能齊一戶口所以流散倉米所以空虚百姓彫弊日更滋甚職爲此也何則人知吏之不久則不從其教吏知遷之不遙又不盡其力



偷安爵祿但養資望陛下雖勤勞之懷宵衣旰食然  
僥倖路啓上下相蒙共爲苟且而已寧盡於公乎此  
國之病也昔賈誼所謂盜蹠之疾乃小小者耳此弊  
久而不革臣恐爲膏肓雖和緩不能療豈蹠蹠而已  
哉漢宣帝綜覈名實興理教化黃霸良二千石也就  
增秩賜金以旌其能而不遷於潁川前代之美政也  
又古之爲吏者長子孫倉氏庫氏卽其後也書云事  
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臣望請諸州郡都刺史  
上佐及兩畿縣令等在任未經四考已上不許遷除  
察其課效尤異者或錫以車裘或就加祿秩或降使

臨問并璽書慰勉若公卿有闕則摧以勸能其政績  
無聞其犯貪暴者放歸田里以明聖朝賞罰之信則  
萬方之人一變于道矣致此之美革彼之弊易於反  
掌何惜而不行哉其二曰臣聞尚書云唐虞稽古建  
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乂此省官之義也又云官  
不必備惟其材又言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此爲  
官擇人之義也臣竊見京諸司員外官所以委積多  
者數餘十倍近古以來未之有也官不必備此則有  
餘人代天工多不釐務廣有除拜無所裨益

審原梯睿宗時爲諫議大夫上疏五條具陳政體一



曰臣聞俗正時康則因循而易守人訛道替則馳騫而難安或垂衣而有餘或日娛而不足雖唐虞之盛文武之鴻徽未有不委任股肱留情陟用故善人者天地之綱紀帝王之羽翼靡革於仇讐莫限於芻隸不可失也自天授以來二十餘載周興來俊臣等譖害忠良壅蔽正直先皇舊臣夷滅殆盡惟有狄仁傑魏元忠尚存仁傑等處先帝之朝猶爲小吏及周室之際實謂忠臣或樹績當時狗身王室近者變故類及衣冠掃地忠臣名士纔餘數人爲陛下之棟梁作聖朝之耳目今者元惡已誅佞臣咸黜而人訛俗

壞爲日已久理宜開張聖德杜絕猜嫌用是求人宣力王室使醜正惡直之士不有容其間隙讒邪佞媚之徒無所施其巧辯然後可以議黎元安邦國則僥倖源塞聖王道興若使浸潤旁通危人路啓顏俊忠而獲罪茂先直以招怨雖有涓濱之賢傅巖之秀途遘卒遇難以爲用也則危亡之期或未可保拯濟之道將安所施二曰求材之難每留連於大聖知人不易亦惆悵於先哲今天下諸州良牧蓋寡何者古難其選今侮其職也然而代所重於京都時見輕於州縣者何也古者牧守政成擢登三事郎官特秀先宰



一同潁川則黃霸爲公會稽則五倫入輔事不師古  
何能垂濟誠願尚書曠職則於方伯求材卽位闕官  
必以循良擢用事懸象魏道著彝章茲令克行仁風  
大闡考績三載誠爲故實三日隆周之君垂仁義以  
勗後亡秦之主訓刑罰以流嗣或八百延慶或二代  
亡家餘烈可知前史明鑒伏以太子初建養德春宮  
諸王在藩飭躬朱邸並爾遠去邪佞親近正人知好  
佞之危身識尊儒之廣心動遵師傅之訓察納風雅  
之言誠使官府官僚賓客侍讀日資其道德月奏其  
藝能興仁義於邦家樹世穆於天下臣又以悖逆庶

人先朝之愛女也肆讒慝干朝政崇甲館之華麗極  
宇內之驕奢新都宜城先朝之庶孽也

新都宜城二  
公主邑名

賜不踰於已分言不預於外謀抑以全身踈以遠害  
故寵者則驕矜而遇害踈者則抑損而獲全誠使悖  
逆新都易地而處則存亡去就可立而待也故長安  
非賢燕后爲愛古今明驗斷可知矣誠願公主駙馬  
不得假以權要所犯必有懲所習必有藝則九族旣  
睦萬邦以寧臣觀老尚虛無釋尚寂滅義極幽玄之  
旨思遊通方之外故入道流者則虛室生白淨慮玄  
門該釋教者則春池得寶澄心淨域然後法貫群有



道垂兼濟過此以往莫非邪惑其有鬻販先覺詭飾浮言以複殿爲經坊用層臺爲道法皆無功於玄慮誠有害於生人梁武靡報於前先朝殷鑒於後咸耳目所接黎元憤怒伏以公主入道京城置觀雖昭報之成有功於天旨而社稷之計莫踰於淨人若使廣事修營假飾圖像盡宇內之功巧傾萬國之資儲爲福則靡効於先朝樹怨則取謗於天下自隋室以降寺觀尤多禪定東明之域是愛緇黃之衆更爲建立罕見其宜後失請收前弊未遠又先朝所狎僧衆或有猶居聖側無益於政理有紊於朝章並請屏退無

令親近五日夷狄有釁廟堂之憂也近墨多虞大夫之耻也今聞黠虜擅命堅昆娑葛養精蓄銳以南侵爲多事而人戶全虛府庫半減倘或後歲之始來秋之末良弓漸勁塞草將衰朔代交鋒靈夏受敵中國將何卒應哉伏願共天下以禦匈奴率王公以憂邊事輕租薄歛和下土之心簡賢任能結衆人之愛去奢從儉實府庫之積推仁重信納將士之謀去私恩布公道故知兩夷有隙上國之資也高壁藏威待兵觀變因二虜之相持擅漁夫之厚利計有可舉時不可失斯五者竝政之要也伏願陛下舉宏綱省衆務



高拱崑廊責成賢哲徘徊於大道之域從容於無爲之場故立綱垂制後嗣流範至仁也安上全下先業不墜至孝也感而必通姦不暇伏至明也神化風行萬方草靡至德也必使休徵累及聖政日隆遐邇宅心戎夷慕義神功光乎區宇鴻業格乎天地三代之興皆由此也帝覽而善之

韓琬景雲中爲監察御史上疏陳時政曰臣敢以耳目所聞見而陳之伏願少留意省察臣竊聞永淳之初尹元貞任岐州雍縣令界內婦人修路御史禪免之頃年婦人夫役修平道路蓋其嘗也調露之際劉

憲任懷州河內縣尉父思立在京身亡選人有通索關者于時選司以名教所不容頃者以爲見機俊人矣頃年國家和市所由以尅剝爲公雖以和市爲名而實抑奪其價殊不知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矣往年兩京及天下州縣學生佐史里正坊正每一員闕先擬者輒十人頃年差人以克猶致仕逸往年選司從容安問而以禮敬待頃年選司無復曩時引接但如仇敵估道耳往年効官交替者必儲蓄什物以待之頃年替人必誼競爲隙手執省符紛然不已往年召募之徒人百其勇爭以自効頃年差點勒遣逃亡相



繼若此者臣粗言之不可勝數夫量事置官量官置人使官稱其人須人不虛位除此之外使其耕桑任其商賈何爲引令入仕廢其本業臣愚以爲國家開仕進之門廣矣皆棄農戰工商而爭趨之當今一夫耕而共數百人食庶使公私皆無儲蓄矣若不釐革其弊必引政令風化年年不等也



